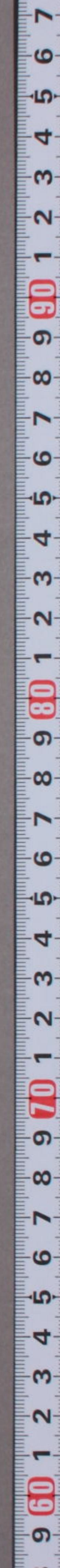




y 6  
4064  
17



4064  
32-17

大事編年

肅宗紀

元子定號

己巳十五年正月領議政金壽興吏曹判書南龍翼戶曹判書柳尚運兵曹判書尹趾完工曹判書沈樟大司錄崔奎瑞持平李彥紀修撰睦林一承命入侍 上教曰國勢孤危將有大舉措諸臣不欲從者納官退去可也仍以新生王子正號元子之意下詢焉金壽興曰古人於太子唯以教養成就為先務未聞以名號為急也各代王子衆多之時則或立長或擇賢而今日只有一王子德器成就之

韓漢書齋

韓漢書齋

後國本終何歸乎南龍翼曰國勢孤危朝野顛望之際王子乃生臣民慶幸何可勝述茅今日下教出於意外定號之舉亦涉太遽即令內殿春秋方盛今日舉措豈不太急乎殿下以退去為教臣則退矣兩悚如此矣柳尚運曰王子即生後一國臣民有所依焉前頭正宮若無斯男之慶則國本自當定矣豈在今日名號之定不定乎尹趾完曰南龍翼之太遽為言誠是矣漢明帝明德皇后嗣續斷望之後以章帝子之必以正宮為重可見矣諸臣以後慮為言不無所見矣崔奎瑞曰今日下詢既是大事則當從容訪議而乃以官爵先為脅制羣下至于退去之教

待羣下太薄而於殿下亦未免失言矣

上曰宗社大計不在多言元子名號舉行事分付該曹封昭儀張氏為禧嬪

時鐫積餘黨締結希載昏夜聚會造為謠言以朝臣不快於後宮之生子等語日夜浸潤於上德故上入其說下教如此而南人沈穉等數人同入侍皆贊之至有此殿下家事之語

丹岩  
記事

竄柳緯漢

幼學柳緯漢疏略曰今日人事之失莫大於不早定建本之計也羣臣無一人效忠者何幸天誘聖衷亟定元子之

雖以立萬世之基然臣過憲猶有所未敢釋然者首相劄  
奏只稱高襟之慶迄無一言半辭及於建本之意暨乎今  
日睿斷既決而咫尺天顏猶不能將順草一數語僅能塞  
責或以汲汲之言顯有持難之意噫嘻此何為者無乃平  
素之所蘊蓄者然耶雖緣 殿下震之以威退而默其  
不心悅誠服蓋可見矣時異則事異事異則勢變 殿下  
雖已自斷於宸衷羣臣之心猶尚如此豈非時異而事  
異者乎臣愚以為名之以元子不若直封為王子伏乞  
殿下亟斷而勿疑速加封號遣置師保使一國之人皆知  
殿下之有嗣子則磐石鞏固自此基矣仍請權大運權階

李沃等放釋○承旨李彥綱等請對陳其災惑天聽嫁禍  
朝廷之罪特命絕島遠竄

士禍

二月奉朝賀宋時烈上疏畧曰昔宋神宗年二十八乃生  
哲宗其母乃後宮朱氏也橫渠張子聞而喜之甚則程子  
美其公忠而朱子呂東萊表章於寒泉之編矣夫程張朱  
呂之前後一揆者為宗社統乎天理之正也既曰天理則  
今日人心亦豈有異同哉又曰今日諸臣有位號太早之  
說蓋哲宗十歲尚在藩王之位至於神宗有病而始冊為  
太子時有嘉歧二王之嫌逼而猶且如此優游者以帝王

大舉措常貴於予也况今日無有孺逼之憂乎今日諸  
臣有正后有慶之說者為先事周詳之慮也此與中宗朝  
彥浩說相似而彼邪而此正彼則欲沮慎氏之復而巧為  
之說以基己卯之禍此則為宗社有或然之慮也今若持  
彼說而攻此說謬矣又記昔年許穆論禮有失制禮者之  
本意臣承先大王下詢妄論禮意之不然矣其後穆又  
上疏進國本未定之言故相臣鄭太和進言曰元子誕生  
之辰即國本已定之日也由是其言不謬矣其後賊鎬等  
并緣穆言潛挑禍機竟逐今領事臣金壽恒以下而逆堅  
之謀益肆矣今日聖明雖痛斥譏人而安知不有齟此而

求逞者乎聖明在上自無其憂而譏人種子安知不起於  
千萬歲之後乎慈母投行三人成虎殿下以程張朱呂  
之心為今日諸臣之心無不如是也以正后或無之說為  
異於己卯基禍之心則宗社甚幸臣民幸甚

倫忘記曰噫儲嗣已建君臣分義大定之後宋時烈以儒  
林領袖乃敢以早定國本顯有不滿之意引論極其放肆  
則柳緯漢疏中不悅服云者不是異說也故院知悉

是日夜上御燕政堂入直政院玉堂引見右副承旨李  
玄紀同副承旨尹彬校理南致熏修撰李益壽入侍李玄  
紀進曰親行朔祭聖體勞動呂對之命遽下於深夜中未

審有何時急之事而區、下情極以為慮矣。上曰宋時烈疏中有未曉處故欲為問之而名號已定之後乃引宋哲宗事隱然有太早之意何歟大明皇帝生皇太子四月而有封號之事今此時烈疏意則與此大相反予實未知其意之所在招爾等問之爾玄紀曰今日宗社大計已定之後一國臣民懼怖之忱孰有異同而至於太早之意則臣實未知其何謂也。上曰玉堂何無一言耶致熏曰臣與玄紀一般何異議於今日乎益壽曰一自元子定號之後臣民莫不歡悅雖不敢即為獻賀而人心固有所恃矣分義已定孰有異議哉。上曰哲宗初封燕安郡王及其

神宗有疾然後仍命冊立乃敢以此言謗諸章奏是何心歟然則欲使予待十年耶爾等其言之僉曰宗社大計一日為急何可待十年乎。上出示疏本於玉堂之臣見之後進達可也致熏曰伏見此疏則所謂嬖逼之慮云者似有太早之意也。上曰玉堂乃公議之地而下番無一言何耶益壽曰急遽披見未閱首尾而語勢則似以為早矣。上曰宋時烈於尹拯因一私事至於數年分裂日甚以此觀之亦可推知矣玄紀曰於宋尹兩人聲聞不相及而茅觀疏中失身忘義云者則竊以為非矣尹宣舉於江都之事元無可死之義而以其妻死之故丁丑以後杜門讀書

終不干預於世事其所樹立可想其堅確矣此豈失身忘  
義之人乎時烈疏語甚為不是矣致熏曰此事則臣於平  
日素慨惋者也以不過細微私事有何關係國家之事而  
敢以煩亂私事每之猥瀆於章奏之間乎 上曰四五年  
來因此事而遂成大風浪以此推之則今日時烈門徒豈  
無藉此而起紛紜之弊乎玄紀曰雖未知其必然而聖慮  
則所及可見且尹拯事舉去稱寃矣君師父雖曰一體既  
於文字間詬辱其父則為其子者何可晏然於心乎拯未  
嘗一出其為人之如何則雖未可知而至於此事自有一  
世之公論是非矣致熏曰削逆之後無伸白之舉而每以

此事屢煩疏章此豈國家所共之事乎且拯使其門徒緘  
口不欲與之相較云矣 上曰微事尚然大事可知時烈  
為山林領袖而其言如此風浪之起自可推知而若其言  
分義則極為寒心矣玄紀曰聖慮所及深遠矣致熏曰可見  
聖慮之所及矣益壽曰兩臣所達如此則不然矣元  
子誕生之辰人情已有所恃况名位已定分義至嚴苟  
非悖逆之臣豈有異議於其間而亦豈有因此而致不靖  
之端乎 上曰柳穉漢疏中所謂不悅服云者臺鍊有鞫  
問之請而時烈疏中肆然歸之於太早顯有不滿之心矣  
李益壽身居公論之地終無明白陳達其在事理豈容如

是罷職可也 上曰柳緯漢疏果為不當而至於大臣告君之辭則當有敬謹之道矣領相金壽與於日昨登對之時以自古人君等為言所謂等者謂人君輩也極為悖慢矣告君之辭氣何可若是其悖慢乎 上曰國本未定之前則詢問之下各陳所見容或可也而今此名位已定之後奉朝賀宋時烈以山林領袖敢於疏章之中至引宋哲宗時事隱然歸之於太早當此國勢卑弱人心波蕩之日敢為如此之說此而置之則無將之徒將接跡而起所當遠竄而特以儒臣之故姑從輕典削奪官職門外黜送上曰君臣分義已定安敢發此異議乎此說若行所關非

細矣 上曰此事不可寘之雖以尹拯微細之事作一大風浪至於今日此舉則豈無大段節次乎將必有大段事矣彬曰宗社大計已定之後孰敢有異議乎致熏曰宋時烈老昏語不成說矣玄紀曰此妄發矣雖有太早之意至於名位已定之後舉國臣民莫不懼慄鼓舞此言矣為而發我致熏曰太早之意則隱然有之而老昏之臣至於被罪則未知何如彬曰以三朝禮遇之臣一朝被罪則未知何如矣 上曰今後若有為時烈呈疏紛紜之舉則將至於邪說橫流將啓無窮之患雖大臣決不饒貸此等疏章政院勿為捧入致熏曰益壽事 殿下平心恕寬還水滸差



之命幸甚 上曰如此之故柳緯漢之疏聞發矣不藝之  
突豈生烟乎 上曰尹拯之事極為細微而竟致紛紜擾  
至此曾前勿為待之如初之教還水可也

一番人特除

領議政金壽興命招不進特命罷職以權大運起謫拜領  
議政睦來善金德遠為左右相沈樺為吏判尹深為兵判  
閔黯為大司憲李鐸為訓鍊大將其餘政院三司諸臣皆  
以一番人特除

時上已深中謗言業欲變易朝廷而難其名及其疏入  
以十年在藩王有疾始策等語非人臣所敢發口遂命

游棘絕島朝著遂大變

丹巖  
記事

合啓宋時烈圍置

行大司鍊李沆正言睦林一啓曰門黜罪人宋時烈托跡  
山林主倡邪論異己者非殺戮則必竄殛錮廢而後已氣  
勢所歷罔不摧敗夷考平生善罪難盡至於今日元子定  
號之日肆然投疏惑亂人心請宋時烈極邊圍籬安置答  
曰遠竄

掌令李允修持平李濟民啓曰門黜罪人宋時烈本以昏  
朝孽臣之子托以山林之名濟以陰戾之性其平生罪惡  
難徧以毛舉當已友大喪之初倡為長廢之論以售貶薄

之許用意絕悖罪干宗社當時之得保首領已是失刑之甚者及至今日國有大慶名號已定分義斯正而將心尚存曰惡未悛經營揣摩肆然投疏乃引宋朝不幸之事敢為人臣所不忍言之言疑亂人心動搖國本其心所在灼然可知不可不亟施游棘之典少洩神人之憤諸門黜罪人宋時烈極邊圍籬安置 荅曰昔在乙酉年間議定備嗣之日李敬輿以人心波蕩等語有所陳達仁祖震怒特命安置况此宋時烈時敢於國本已達分義大定之後肆然投疏顯示不悅服之意其心所在已極叵測而其所引宋朝故事尤極絕悖有非人臣所忍發口者何以言之哲

宗初封燕安郡王及其神宗有病願命丹立者也今日人心在道雖云凶悖渠安敢以不幸之事比擬於今日欲為動搖國本之計乎思之至此萬々痛惋如此無將之徒不可不快施懲惡之典濟州牧安置嚴加箝棘

晝講入侍時 上曰向者朝議至於三分五裂者蓋因尹拯之私書出於實錄廳故也以此相擊至於四五年而為宋時烈者所言皆為苟且不若尹拯輩所言之白直也曾在乙丑年春間有李震願者投進攻尹拯之疏其時承旨韓構尹以道指辭啓達而捧入觀其疏語則莫非傾陷故施以停舉之罰矣其時適值晝講領敦寧金壽恒亦為入

侍乃以震顛之疏為是伸救多端終至於反其是非至今為大風波朝著無一日寧靖大臣之責唯在鎮定而乃反推波助瀾論議漸至乖和調劑之道果安在哉如此顯著之事不可置之領敦寧金壽恒罷職

### 合啓論金壽興壽恒

兩司合啓金壽興師事時烈共濟其惡甲寅釐禮之日職在首席力拒先王之明命必主罪魁之凶論庚申以後肆其狠怒凡所以戕賢病國贖貨網賂無所不至家有悍母助以為虐為子娶婦窮極侈靡資裝至於千金列錄播於閭巷元子誕生之初入前席佯示獻賀之意而請省萬重

托公售私及其承定號之教顯有持難之狀急上草記請改舉行條件云云請削黜金壽恒秉國十年擅弄威福戕害善類銷斲國勢益勳師命結為心腹仁夏時達使為手足戚聯宮掖伺上動靜急書屢上鞫獄連年李端夏狂易一世之所共知而及其枚卜承順時烈之言遽置具瞻之位至親五人一時按道私囑鄙夫次第分間權行內外勢逼人主第宅之彌滿一洞輦輸之充溢私葺特其細過元子定號之時揣摩移晷始補違牌陰啖其兄請改舉措請安置 答曰依啓○又所啓尹璿康津李思永昌城李仁夏會寧尹時達鍾城李秀彥理山遠竄李師命圍籬安置

李翊金益勲李灝命遠竄金萬重極邊安置李選遠竄依  
啓

李聃命上疏為父訟寃

大司錄李聃命上疏曰復設體府實為臣父罪案而丁巳  
臣父疏陳體府之宜罷其後中州多事騷屑大行九日節  
製臣父與金錫胄同詣泮宮錫胄亦言體府終不可復故  
臣父以此陳達庚申四月此事出於元老萬錢之招而委  
官金壽恒皆置之不問但止遠配及萬松之招而臣父被  
逮金錫胄作小札于鞠廳承旨為臣父極致驚歎曰刑推  
啓辭若依允則鞠廳宜請還收而亦欲請對方者朝服待

之啓事下後隨郎通報承旨以其禮傳示諸人故臣得聞  
知臣父發配錫胄抵書唁之彼輩皆曰柳世哲黃燻丙午  
疏都慎徵郭立捷甲寅疏皆此人主之渠安得生出獄門  
又為蜚語曰臣父出獄曰不殺錫胄復有此變又曰神武  
門事復起惟恐錫胄復救臣父果然八月再鞠金壽恒遽  
變前見操切益深錫胄落井下石云云

合啓宋時烈拿鞠正刑事

三月大司錄睦昌明等啓曰臣等謹按春秋之法人臣無  
將之則必誅宋時烈當己亥議禮之日舍禮經立茅二長子亦  
亦名長子之文引註疏四種之說貶降 君父終不以嫡統

歸之於孝廟惟我 孝廟以 仁祖之次嫡承宗廟莅臣  
民至於十年則渠何敢擬之於體而不正乎此其將心一  
也及故叅議尹善道之陳疏辨斥則又敢以檀弓之免于  
游之衰果不足恤乎之說肆然疏陳以立已見夫檀弓之  
免譏仲子之舍孫立子也子游之衰譏文子之廢嫡立庶  
也渠何敢以次嫡承統十年君臨之 聖主為不當立之  
庶子而謂將見譏於知禮之人乎此其將心二也我 殿  
下即作之十有六年國無儲位人心危懼幸賴祖宗神靈  
之默祐元良誕降名號已定而時烈投進一疏敢引宋朝  
不幸之事證今日定號之太急顯有動搖國本之意此其

將心三也不獨此也庚申以後恣意修隙心腹凶冒爪牙  
賊勲戕殺無辜網打善類乃者勲已伏法胃亦逆削而時  
烈以渠魁假息至今此固輿情之所不服者也且有頑  
之獄心懷憤怒又敢陳疏曰臣無拳無勇不能辨貫高之  
事夫貫高為張敖圖不軌事覺絕吭而死時烈之以此自  
况是何意也蓋欲肆惡逞憤而自不掩其忤情矣况癸丑  
遷陵之日與金壽興書有曰庚子 聖上親自奉審之時  
不為改封至於今日乃無一毫自反之語而專罪諸臣此  
豈聖人省己反身躬自尊薄貴人之意耶都俞之際不可  
不以子家駒對昭公之說密陳規戒又曰連以違豫廢閣

展陵然溫泉則逐年行幸不能無疑於議者之心噫其甚哉此何言也設令人主真有過失為臣子者面陳疏規固  
有之矣安有摺摺君上所無之過揚之於僚友之間有  
若數罪者然耶至於子家駒引喻之說尤極悖理昔魯昭  
公告子家駒曰李氏僭於公室吾欲殺之對曰諸侯僭於天  
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其意蓋昭公不能自反而罪李氏  
時烈敢以先王擬也於不自反之魯昭公欲以此諷之  
其無君不道之狀誠有所不忍言者又其向日疏中以故  
相臣許穆癸卯早建國本謂之潛撻禍機至曰逆堅之謀  
盜肆噫殿下誕生之初請建儲位之論何與於逆堅之

謀而乃為此無倫之語耶於此亦可見其人之凶悖矣頃  
年逆賊有禎奴與姪之招有曰有禎欲乞糧於萊府往投  
於海寇以為請兵來攻之計遂到長髻留時烈椿棘之中  
者至於十四日之久其子聞而攜歸未幾而投凶書云  
凶書中所謂嫡統失序者實襲時烈之論則時烈之與凶  
謀益彰著矣已亥之貶降垂今日動國本之計有禎之逆  
謀藉時烈亂宗統之論而癸丑之誣君上庚申之禍士林  
皆人臣之極罪天下之大惡也此而不正王法則無以  
洩神人之憤塞禍亂之源請濟州圍籬安置罪人宋時烈  
拿鞫嚴問以正邦刑 答曰勿煩

兩賢黜文廟

原州儒生安璣等上疏請黜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文  
廟之享又以乖亂宗統動搖國丕請行宋時烈按律  
館學儒生李玄冷等上疏略曰從享之請自乙亥至辛酉  
首尾五十年間屢發屢止未乃力抗公議威制一時肆然  
稱之以士論歸一必躋之俎豆之列而後已其為聖廟之  
辱斯文之厄可勝言哉幸今世道陽復多士齊籲 聖朝  
既許以公論又獨其明白而特以黜享事重有持難之意  
臣等大以為不然也伏乞亟恢乾斷快賜俞音以重祀典  
○荅曰噫我朝儒賢從祀文廟者前後何限而輿情殆然

終無異議獨於兩臣多士之竭誠齊籲必冀其黜享而不  
知止者豈有他哉蓋所以遵列聖之明教痛彼輩之周遮  
在累欺蔽濫躋之意也不特此也一自兩臣陞配之後時  
烈之掇拾餘論戕人病國固非一二而若言其末流之害則  
朝廷潰裂人心陷溺至于力排尹拯事無復餘地幾不免  
彝倫斃絕國不為國永言思之寧不痛心共公之論不  
可終拂特允所請一以正是非一以抑邪說

政院啓辭

承旨李聃命等啓卽者進士沈齊賢等以故贊成臣李聃  
叅贊臣成渾黜享事投進一疏而語意絕悖臣等不勝駭

然至於兩臣首末齊賢等誠有所補引而皆是厚誣之言也臣等請略辨之珥之父嘗惑於妾待珥不善珥乃逃入於叢林釋犢義菴而緇徒尊之又謂不被緇不削髮者亦誣也使珥初雖失脚後乃復路無指議之疵有洗濯之功則齊賢所謂幼年迷方不足追咎者亦不為過而今珥則不然丁年非幼弱之歲所遭乃人倫之變况其改圖之後其處心行事處而不精偏而不正其視聖人反己之功萬不相侔誠不足以贖其前愆蓋其天姿穎脫處則誠有之而惟其方寸上得力者小故隨事生疣應物必踳立朝廷則初欲調劑後樹黨與論理氣則專務矜竒動背師說李

浚慶賢相也功存社稷而露章攻擊以逞其憾鄭澈姦臣也心懷陰賊而私相朋比揚詡太過其平生心跡昭存耳目如此從祀文廟何等盛典而乃敢擬議於珥哉至於渾則不及於珥又遠甚學問純雜有不足言而當初乘輿之播越也居道傍咫尺之地乃敢偃息自便終不趨走扈駕其後分朝之命召也又以無馬辭而及天兵渡江聲勢稍振則乃緩赴行在於人臣事君之義掃地盡矣己丑之獄與澈表裏相應身雖在外渾實主張是以 宣朝大王翻然覺悟而下教曰兇渾毒澈殺我良臣、、即永慶也渾之殺永慶 宣祖之所洞燭而今乃謂渾嘗救解天日在



上其可欺乎以如是之人乃敢躋享於夫子廟庭此實斯  
文之一大變也公議齊憤聖鑑洞察亟舉屏黜之典大快  
輿人之望此誠舉措光明處置正大質諸鬼神而無疑達  
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齊賢等乃敢公  
肆邪說以多士之公議為巧密政院之啓達為慙慙聖  
上之處分為華舛為顛錯有若為大段累德者然噫齊賢  
等其誣辱朝紳固不足言凌侮聖躬甘心死黨蔑視君父  
自是此輩之本色所當退却而既補多士之疏不得不捧  
入之意敢啓

禮曹啓辭兩臣黜享之意告由今月十八日為吉云聖廟

告由後兩臣位版即埋置事 傳曰依允

左相睦來善榻前所啓兩臣黜享命下已久而尚無舉行  
之事守令中不欲舉行多般辭避必罷而歸者已多有之  
各道監司從重推考嚴加查問 上曰兩臣黜享之命已  
久而各道尚不舉行極為寒心各道當該監司為先推考守  
令則使道臣查報該曹處之可也

稽紳疏金壽恒賜死

閏三月吏判沈梓左叅贊李觀徵大提學問黜戶判權大  
載兵判尹深刑判李宇昇工判閔宗道右叅贊柳命天判  
尹申厚載左尹以濟江華留守鄭撲禮曹叅議俞夏諫

兵議李瑞兩叅知李玄紀戶議李義徵工議朴廷璧大司  
憲柳命賢副護軍睦林儒等上疏曰乃者天鑑孔昭乾斯  
快揮魑魅罔逃奸壬恣屏而吞舟之巨魚尚漏滔天之大  
慝未除輿情抑鬱王法墮壞臣等請冒死言之罪人金壽  
恒前後秉政殆二十年處心陰狡行已貪縱之狀難以毛  
舉姑就找人禍國必誅罔赦之罪而言之向因一時廢斥  
含怨次骨畜毒穢口設機訶察議讞慘刻快意逞憾大肆  
屠戮哀哉無辜駢首就殲於其手而得脫者無幾有曰金  
益勲有罪則臣亦有罪曰兒房啓辭不知其不可至於自  
初至終譏察與知之說迭發鞫廳諸賊之招不啻狼藉則

其於益勲等表裏構禍之罪必誅而罔赦者一也故相臣  
吳始壽之死也叶議并策千巧百奸費銀賄而陰啗於彼  
喉譯舌而俾獲其說及聖上仰體慈聖好生之德特貸其  
死則壽恒挺身投疏恣意羅織必置於大辟而後已構殺  
大臣之罪必誅而罔赦二也潛通宮禁以為窺測之計密  
交主家以為蜚語之階伺人主動靜驅異己於阱獲其罪  
必誅而罔赦三也有一於此罔或不誅况兼三罔赦之罪  
而有之者乎且罪人宋時烈既引檀弓免子游襄之說貶  
降君父又引宋朝不幸之事動搖國本莫非將心也貫高  
漢之逆臣也竊比於其躬昭公魯之暗君而敢擬於先朝

二人因赦之罪 殿下既已洞燭兩人雖曰大臣依安老  
仁弘例特允三司執法之論幸甚 上命金壽恒賜死宋  
時烈事不允

金壽恒臨命作詩贈都事曰昨夜瑤台拜至尊覺來  
宸淚枕成痕君今奉旨宣恩藥恍若年前御酒分都  
事次韻曰廿載黃扉相業尊清名雅操玉無痕忠貞  
負恨天何意斯去污隆自此分都事即江西人文官  
李行道也

### 金貴人廢黜

四月上臨筵教曰金貴人與壽恒內外相通宮禁事無不

先洩締結主家飛語助誘仍命削爵放黜繼發中宮過失  
以示廢黜之意 二十日

### 三司請對合啓宋時烈洪致祥拿鞫

三司請對入侍大憲睦昌明獻納李萬元持平裴正徽鄭  
善鳴正言成瓘趙湜應教李湜校理姜銑李允修副校理  
權珪修撰沈季良沈潑承旨李蕃晚注書李再春記事官  
蔡成胤閔震炯等入侍昌明等啓曰近日兩司爭執者多  
而其中宋時烈洪致祥罪惡貫盈決不可容貸而 聖上  
終不允俞臣等請對專為此事而今日必欲得請而退仍  
合啓曰濟州圍置罪人宋時烈以陰凶之性挾權譎之智

內蓄禍心外示朴野談經藉以文其間語性理以飾其辯  
假托山林恣行臆臆殆將四十餘年平生所務晝夜所度  
惟在於植黨而禍國殃物而利己其飾詐釣名如安石惠  
卿陰謀戕殺如盧杞林甫勢焰隆赫如竇憲梁冀順非堅  
偽如少正卯遙執朝權如賈似道以一人之身兼八凶之  
罪求之古今罕有巨儔姑就其罪之最大者言之自孝廟  
逮 殿下遇之以師友視之如股肱雖以嗜利無恥之人  
宜有感激報效之念而時烈則不然以罔上為 能事以妬  
賢為己任背公死黨之議熒而成之蠹國害民之事靡所  
不為朝廷日卑紀綱大壞此其罪之大者也憑藉寵靈籠

絡一世國柄在其掌握咸福過於人主輕視君父略無嚴  
憚凌轢卿相有同奴隸故令廢置盡出其指揮慶賞與奪  
一任其好惡暨有違忤縱鷹犬而博噬順其指使以爵祿  
而酬報宰相不得為宰相之職銓官不得為銓官之事使  
一世知有時烈而不知有君父此又罪之大者也異己者  
雖一立名賢汲、排擊猶恐其或進附麗者雖行若狗彘  
汲、獎拔猶恐其或失謂之佞賢而吹噓者無非惟秦李  
翔之類也謂之人才而引用者無非益勳師命之徒也至  
於邊邑編氓無行賤孽出入其門皆通仕藉噫不問善惡  
惟取附己者布列朝廷托以心腹者自古奸臣孤王制國

之術也此又罪之大者也假稱道學自擬朱子此與王莽  
之每擬周公似道之竊幕謝安無異也大勢所在舉世靡  
然縉紳之士章甫之徒稱以師門雖不佞之事悖亂之行  
稱道贊揚一以為法轉相誑誣誤一世頌莽之徒遍於  
八路噫亂蓬之臣固天下之大惡而然猶身誅而禍止今  
此時烈陷溺人心而禍必將屢去而不除終至於亡人國  
而後已此又罪之大者也花護黨與讐視公議縱益勲之  
輩開告密之門屠戮縉紳殆無虛歲及其國言藉之之後  
趙持謙韓泰東等欲治誣告之罪首發益勲之論則渠乃  
不顧廉恥極力伸救反以護逆者亦逆之語構成二人之

罪目必欲置之死地幸賴 聖明在上公議不與雖不得  
遂其奸計誣告之罪時烈為首此又罪之大者也欲掩貶  
降之罪則預定在室於 孝廟欲亂預定之跡則追加徽  
蹄於 太祖噫 太祖神功豈待字數之多而益著也  
孝廟聖德豈因時烈之言而益光也又有三百年之後追  
上徽蹄五七在之前豫定在室之理乎此則古之無嚴  
宗廟擅加字數之意此又罪之大者也及至己亥誤禮之  
後愈病異已之人始欲戕殺而未得其便及至庚申之獄  
竟售網打之計今者天日下獨群凶伏法而半國之人疾  
怨愈甚有唐季之南北司宋朝之熙豐黨因念寅協之義

愈懷惡毒之心國家之亡終亦以此可為流涕可為痛哭  
副致乎此者雖任其咎此又罪之大者也噫為人臣子負  
此惡罪雖有老弊之仁臯陶之法邦有常刑則斷不可貸  
况其將心又有所不可掩者乎武 孝宗大王以 仁祖  
大王之次嫡正位春宮十年君臨則 祖宗之宗統嫡統  
不歸 孝庙其將何歸乃敢加庶子之賤名亂宗嫡之大  
統隱恣以閔位之隱公待我 孝廟廢嫡之文子譏我  
仁廟其辜恩懷邪之心路人所知此其將心一也設禮之  
後人心憤鬱公議激發前後上章不論則渠有心腸亦豈  
不知非惟不悛反加醜詆目之以凶人斥之以嫁禍故泰

議臣尹善道因此荐棘故相臣許穆因此禁錮如三朝宿  
望之趙綱一時清名之洪宇遠并加牧司之律而屏君上  
之聽杜一國之口其後納有頑於荐棘之中而醞釀投書  
之變此其將心二也 殿下即位十有五年國無儲嗣人  
心危懼幸賴 祖宗之默佑獲覩元良之誕降名號已定  
億兆膏悅而時烈投進一疏語極陰險外示媚悅之態而  
顯有不滿之意此其將心三也噫亦甚矣時烈罪惡姑  
不止此而不係無將不道之罪者不暇彈論耳臣等歷觀  
古史未有罪如時烈將心如時烈而不伏王誅者也 殿下  
如以臣等之所論有一毫爽宗之語則所當一二辨明示

其不然如其未也何爰在一凶人而尚靳允俞耶唐宗不  
戮林甫宋帝不誅秦檜失刑之機千載未已今若不誅時  
烈亂賊不懼紀綱不立國是不定人心不正請濟州圍籬  
安置罪人宋時烈拿鞫嚴問以正邦刑

上曰非但宋時烈之事宮闈之間亦有變恠之事畢啓後  
當言之昌明又啓洪致祥事李萬元曰致祥誣上不道因  
測之言傳播遠邇宋時烈專擅威福國不為國凡幾年矣  
此而不誅朝家置法何益耶昌明曰宋時烈 孝廟之罪  
人也致祥東朝之罪人也決難容貸 上曰諸臣各陳所  
懷李湜曰 聖上若於己未間允從其始啓則人心立道

不至於今日之陷溺矣且致祥罪惡 聖明既洞獨則宜  
以王法處之豈顧私恩裴正微曰古人云見無禮於君者  
逐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古今無禮於君父者孰有如時烈  
致祥者也漢有公主之子預贖死罪而其君猶以屈法為  
難終不饒其死罪此則不過驕橫殺人之罪而猶當如此  
况今致祥誣及東朝謀害上躬其罪惡實盈矣 聖明雖  
欲曲貸決不可得也鄭善鳴曰宋時烈罪狀不可毛舉而  
撮其大者而言之決不容於覆載之間致祥之誣上不道  
既是東朝之罪人亦豈可容貸李萬元曰前後臚列時烈  
罪狀已多而其用意險處則固難盡舉語音低微 上曰高

聲奏達萬元曰 先王溫幸其時蓋出於迫不得已臣民之痛迫有不可言而時烈至以溫泉則逐年行幸 陵幸則全無廢閣等語筆之私書有若譏斥數罪者然臣子豈忍如此致祥罪惡亦已畢陳而自 上每以難於失信為教臣等竊惑焉豈以區區小節屈撓三尺之至嚴耶沈撥曰今日之事非特三司所爭實是舉朝之公心非特舉朝之公心實是舉國之輿論宋時烈之惡誣及 先王致祥之罪誣及東朝西凶罪惡宗闕宗社 殿下雖欲全息斷無是理矣成瓘曰若臣子得罪 殿下之前則以一時私息欲為曲貸容或可也今此宋時烈則 孝廟之罪人也

洪致祥則東朝之罪人也如或違王法則 先王先后在天之靈終不得慰悅而 殿下亦難免天下後世之譏議也趙湜曰宋時烈之壞禮亂統洪致祥之誣上不道業已聖明之所洞燭諸臣之所彈論臣不敢更為煩達而若不得正王法則恐非 聖朝奉承宗廟鎮服人心之意三司之請不可不允湜也允修曰惡逆不道如致祥專權害國如時烈者固無可生之道今三司之所請非但三司之意宗一國公共之論也昌明曰西人罪狀 聖明既已洞燭諸臣亦皆盡言則萬無可恕之道而有若上下相持久闕俞音此所以下情仰鬱今日必欲得請而退矣



上曰國家不幸垂降俗末人心漸惡可駭可愕之事不一而足自古豈有如予身之所遇者乎卿等有拔本塞源之意亦有所欲言者矣豈可以事之重大不言於卿等乎宮闈之間無閔睚之德有妬恚之風卿等試聞之丙寅間禧嬪初授淑媛時與貴人為黨忿恚妬嫉之狀固不可勝言而一日謂予曰夢見先王先后則先王先后曰內殿與貴人福祿延長且有螽斯之慶當如宣廟朝淑媛則非但無子且無福若久在掖庭則必與庚申後矢志之人交相締結做出因測之事終至於不利國家云自古妬忌之婦人固或有之豈有假托於先王先后之言欲為恐

動之計至此之甚耶雖三尺童子必不為信未嘗妬忌之心為此不可思度之說其奸巧回邪如見肺腑古今豈有如此之人耶既稱無子則元子何為而誕生  
態於此益可驗矣李蕃晚曰聖教如此不勝驚悚宮闈間事何必宣露於外耶臣僚之於君上事之如父令於母事之地何敢聞此下教而自安於心乎以閭家言之父母不和則子能安於心乎內間設有未安之事惟當徐鎮定何必如是宣露於外耶上曰元子既生之後益有不平不悅之色謂初造女兒所著帽子今用男帽是意外云而宮人中亦言王子誕生出於意外云者至於疑人

其言何如耶國本之早定本意為此故也昌明曰 下教至此蓋視臣等如子出此言耶然臣等豈敢聞而安心乎數宮人輩或有如此之事自內何不處分而宣池外臣于暮晚之言誠為切至矣暮晚曰古人云不癡不聾無以作家長作家長猶且癡聾而為人况 殿下臨臣民上奉宗社何不鎮重而輕易若是耶張公藝即匹夫也九世同居只以一忍字致之則 聖上何不念此不為和平含忍之道而有此 下教耶臣等以肝膈之言敢此仰達矣上曰以古史觀之妬忌之婦亦間或有之果有如今日假托矯誣也李滉曰 殿下視臣亦如家人之父子女子有此下

詢矣然臣等父事 殿下母事中盡何敢有所陳達也願體古傳刑于寡妻以御家邦之義耳暮晚所懷曲盡無餘可謂忠愛 殿下矣珪曰君臣猶父子臣等視 殿下猶父視 內殿猶母此豈臣子之所忍聞者而意外承此下教不知所達惟聖務為鎮定之道以臻和平之域是臣之所願祝也趙滉曰 殿下之於臣等父也 內殿之於臣等母也而 聖教至此臣誠不知為對也臣之所願惟是聖明益勉正家之方務盡和平之道而已暮晚所達之言曲盡人情惟 聖上之體念焉珪曰臣適入直本官而同僚以致祥事叢簡齊會致祥所望實是王法之所難備故

臣隨諸僚入侍矣意外遽承不忍聞之教臣心骨俱寒毛髮灑淅也 中宮殿母臨一國十年于茲不知有何失德而不思容忍之道遽下此教耶非但臣僚之所不忍聞傳之後世實為聖德之累臣豈敢愛一身而負 殿下哉臣之此言非敢為 中宮也實為 殿下也 著晚曰婦人無貴賤例多偏嗜設有未安之事何不思含忍之道乎 殿下聖學高明豈不諒此耶以聖學之高明今日發此教宗千萬意慮之外也萬元曰正家之道無上下一也婦人性雖偏嗜必須教誨無有此事今此 下教宗恐未之深思也久修曰著晚反覆陳達之言宗出忠愛之誠 殿下所

當虛心聽納也臣雖至愚不能解事庶幾以道理言之理宜如此雖以古史觀之太平之古固無此事 殿下雖當即令境界克盡齊家之道則豈非臣民之福乎 掖曰臣等每以文王周南之化期於 殿下不意今日遽承此教 銑曰 中宮殿於元子即同已出慈愛之心必與 殿下無異 殿下若平心舒究則自無聖心之疑阻矣試以閭巷間言之婦人例多偏嗜為其家長者若於居家之間先加不平底意思則鮮有保其家道貴在和平鎮定而已矣 珪曰著晚所達之言曲盡無餘自上曲加體念更勿宣泣此等 下教以為鎮定之道深切祝願 上曰予非不欲齊

家而妬忌不已奈何雖以外人言之假托舅姑先靈補說不近理之言則其心術何如耶其心如此則視同已出子未可知也 睿晚曰 內間侍側之人或有不善設有未安之事至於宣露於外若是其過度不思所以和平含忍則豈不有乖於齊家之道耶古人有痛哭流涕之語臣等今日聞此 下教亦欲痛哭流涕矣 上曰壽恒之死非以伺上動靜耶豈獨為之事耶 睿晚曰壽恒身為大臣蚤緣宮掖伺上動靜其罪可勝言哉而此則壽恒以大臣尚且為之則如婦人偏性不知事理者何足深罪 允修曰此則 睿晚之言似未解 聖教而誤達矣若於母事之地則固

當反覆開陳有死而已至於掖庭間事有所未安則自上方量宜處分未知其不可也 昌明日臣意亦以為 睿晚不知上教之更端而誤達矣是則允修之言似是 人臣之於母事之地固當以死為期而至於其他則何必如是 李滉曰語及貴人不必力爭 睿晚亦豈不知而第以事逼 中宮故縷陳白其意亦好矣 上曰宮闈事承旨與予孰為詳知耶且致賢負予乎 睿晚曰致詳事豈有一毫容恕之理乎 婦人有三從之義而非有盛德之婦人則例多不能免小過故自古凡繫婦人之事雖有未安者不必深責只望 聖上和平而處之泛論婦人事矣豈敢為庇護貴人

之計 聖教至此不勝惶恐之地萬元曰著晚所達只欲  
聖德之無歎豈有他意耶允修曰辭氣之間殊欠和平恐  
非大聖人乞容之度也 上曰此若婦人一時性偏隘狹  
之事則予豈發口耶致祥壽恒相與交通伺上動靜飛語  
造謗無所不至常言獨掌不鳴內間盥洗時貴人例有奉  
巾櫛之事丁卯年間入對御前時予以引見說話親錄小  
紙在側俄失所在使之窮搜則納諸貴人袖中勢不獲已  
之後始乃還納問何故袖此以道辭為答曰錯認閑漫休  
紙其心所在實難測度此豈一時偶然之事耶將來國家  
必有禍亂此予之所深憂也著晚曰今聞 下教不覺愕

然自上若不 下教則外臣安知此事乎 上曰李著晚  
罷職著晚退出銑曰著晚前後所達只欲務為和平鎮定  
不欲輕泄外間之意而辭不達意至有罷職之命豈非太  
過耶 上曰此非一年二年到今之後怒恚愈甚已至難  
堪之域故予不獲已有所云云而著晚乃敢纓之煩達至  
以痛哭流涕為言誠極駭然著晚在外雖曰祥知豈若在  
內之予乎昌明曰著晚所達但無他意且今日無大臣入  
侍而輕以此言 下教臣等實未知所達矣宮闈間事  
繫重大必與大臣相議處之乃可沈季良曰臣等仰 殿  
下如父仰 中宮如母言其母之過於其子則安敢是非

於其間乎惶恐之外無他可達矣 上曰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予不然何故開教耶俗言難化者婦人此何語耶宮闈間事不知則不言可也萬元曰暮晚所達漸無他腸設有不愧於聖心罷職之罰豈非過度乎 上曰貴人之小祗納袖將欲何為謂予必先齊家又補勿以一事徑先如此豈非題外之言乎允修曰暮晚所達之言悉出無隱之忱而 殿下加以辨色至於罷職培臣必請還收固將贍諸朝報播之外間引一宮闈事特罷近密之臣不但有駭於聽聞亦非有光於聖德者亟命還收則豈不為和平之福乎李湜曰人臣所達雖過當固當參其情罪而罪之暮

晚此言出於有懷必陳何可罪也 上曰史官招他承旨入侍後畢啓再春承命趨出其間說話不記左副承旨金海一入侍 上曰宋時烈洪致祥事依啓

義禁府啓曰濟州園籬安置罪人宋時烈拿鞫嚴問傳

旨啓下矣依例發遣都事何如傳曰允又傳曰洪致祥拿

鞫更為取招以啓

二十一日

### 中殿遞位

二十三日 中殿誕日所納供上菓子及百官賀單 上皆命還出給盤羞命埋諸後苑命囚捧入承旨於內獄因命招大臣三司及從二品以上 下教廢出之意曰后妃

五月初二日出宮  
初四日當更考

妬忌昔亦有之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中宮做出

大王大妃之教敢為倡說自元子誕生之後多有愠怒之色必為貽禍宗社予之預達元子頗以慮此也似此悖惡之行決不可一日毋臨廢出事分付大臣以下三度請對連下任自為之、教領相特命退出獻納李萬元極違速竄校理姜銳刑判李宇昇罷職右尹權說拿鞠因玉堂李湜陳劄特命削黜

二十四日大臣率百官庭請未終日而即止時大臣以下惟事迎合恐拂聖意故循例庭請半日旋止

於是 中殿乘有屋轎自耀金門出遜位于安國洞亦第

閔宗道李玄祚同坐刑曹直房見玉轎之過玄祚則下度

俯伏宗道則使人閉戶曰不欲見也

丹巖  
記事

時儒生等聚會議疏人皆厭避疏頭幼學成揆憲獨持疏詣闕不得入文科新及第未放榜者聚會議疏榜首李師尚不從而罷

### 李后定疏諫廢妃

前執義李后定疏略臣於江郊病伏之中伏見昨日賓廳啓批不覺驚惶駭惑緇之以涕泣也宮闈之秘雖非疏遠之臣所可知者而 聖教所謂呂霍恠悖之行抑何事也夫呂霍天下之大惡也載籍以來所未多見也如使宮闈

之間或有一毫近似於此者則為今日臣子者豈不畧聞其萬一乎 中宮正位坤極殆將十年卿大夫國人未聞有大段失德而一朝擬之於天下萬古所罕有之大惡而輕絕其伉儷之重直驅之於宗社之罪人此羣臣所以莫知端倪也若其妬忌而惡懟自是婦人之常事歷代后妃無此失者幾人而以是獲罪再見於漢宋之代當時與後世猶譏刺不置以為明君之大累而其餘作此舉者大抵非治平之世耳 殿下惟當至誠感化以綏閑睚眦趾之休豈意遽加威怒欲效漢宋君累德乎元良之慶舉國均歡則 內殿亦豈無歡忻之心乎茅身為嫡后尚無誕彌而

而斯值國有大慶私自憐悼者則或有之矣何至顯示愠色多發不平之言哉假使遣辭之際有所不擇此是言語薄過豈有深意於其間哉至說夢一款 殿下但笑之而已又何取諸文字播告臣隣諉之以假托矯誣有若大罪者無哉古語曰室語不盡以告隣里今若以此為罪則尤恐不厭於人心而適足為 殿下之薄德也噫 殿下獨不記昔年仁敬賓天山陵甫畢壺在久虛無嗣 先大妃闕之選名家以作好述居俞翟之尊位一國之母此實祖宗之靈所允也臣民之望所副也 聖上有宜家之樂慈聖無違忤之道逮乎癸亥巨創適當玉體之羸瘁 內



殿無不稟承 大王大妃保護聖躬者無所不容其極而  
三年之喪又與之共矣設令 內殿真有可絕之過酌之  
以人情準之以聖訓其不忍輕棄如遺以墜內刑也決矣  
况今行事間未有彰著之大愆而嚴旨張皇忽有此非常  
之舉其何以憫 祖宗先后之靈以享天神地祇之心乎  
伏乞賓廳之批旨亟令還水諸臣之血懇并許聽納云々  
三呈政院還出給后定南人也

鞫吳斗寅朴泰輔竄李世華

前判書吳斗寅前叅判李世華前應教朴泰輔等八十人  
上疏曰惟我 母后之主中壺而臨一國者今已九年于

茲矣 先后所親逆以托我 殿下而 殿下受所與共  
經 先后之喪者也中外之過言不聞臣民之仰載方切  
伏見昨者下賓廳之教辭旨極嚴有非臣子所敢忍聞者  
王言一播觀廳震駭豈意聖明之世乃有此傷恩害義之  
舉耶噫宮闈之事有非外人所知臣等未知所謂假托矯  
誣者果是何事而設令 內殿徵有過差夢想所託不過  
言語之失而未著於行事則此胡大過而遽加摘發暴揚  
不少假借被之以因極之名震之以不測之威者何也况  
元子誕脩實是宗社無疆之慶深山窮谷莫不歡忭則  
內殿之心寧有不悅者乎頃年命逆嬪御之舉出於 內

殿之勸導則其間儲嗣之不廣而忘有我之私心蓋可見矣及今元良載誕之後反懷不平之心加以愠懟之色揆以常情必知其無此理也婦人性偏鮮不妬忌自非姪姒之聖哲前世后妃誰能免此間巷亵士之有一妻一妾者亦必須慎名分畧苛細以防閨門不靖之端諺曰不癡不聾不可以作家長信夫苟或不然釁生於相軋嫌起於相逼甚則愛惡效亂於其間而浸潤稔熟不復究察則其禍之所流可勝言哉 殿下每以宗社慮患為教臣等尤有所未曉也元子既以進歸上係於嫡則即為 中宮之所子矣烏有傾 中宮而後方安元子之理哉異時元子漸

長聞知今日之舉則豈不盡然而傷痛哉傳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又曰子不宜其妻父母曰善事我則子行夫婦之禮終身不褻設令 內殿處事有未當於聖心若念及於我 先后當日撫愛之篤則以 殿下維則之思豈忍以廢絕之意加之而無所難哉易曰衆允悔亡釋之者曰謀逆衆則合天心自有此事以來凡為 殿下臣子者上自大臣卿宰下至三司庶官或登對而極鍊或在庭而籲呼呵責譴罷相隨而不知止至於韋布之士亦皆相率抗章婦孺之賤莫不奔走涕洟凡若是者豈有他哉良以天地氣華萬物不遂父母不和衆子不寧故也人心所在天

意可知哉願 殿下深推大義之所在俯察羣情之所同  
還收威怒亟寢成命俾天地日月復見合德而齊耀以憫  
東方億兆憂違顛望之情不勝幸甚疏入夜已二鼓 上  
遽以步輿出御仁政門促命設庭鞠禁府堂上大臣三司  
牌招承旨沈季良白上曰如此之人付之有司足矣今已  
夜深恐傷玉體 上怒曰不殺此人等何以洩神人之憤  
大臣及禁府堂上連為命招 上曰拿來何遲承旨出去  
催促 上又曰窮凶如此甚於金弘郁寧可一刻生存乎  
誠可痛惡

時叅疏諸人以日暮罷還惟朴恭輔與疏頭吳斗寅李在  
萃前叅議沈壽亮前牧使李塾前修撰金夢臣前翰林李  
寅燁前正言金德基前正字趙大壽等若干人留在闕下  
見宮中火光耀天喧聲震地疑有親鞠之舉相聚大驚待  
罪於金虎門外人皆自分必死戰慄不定而恭輔獨自若  
曰事已至此驚怖何為海昌尉謂其父斗寅曰供辭何不  
相確於諸公耶恭輔曰大監今入殿庭自上必問疏文製  
寫出於何手璽須直對無隱也斗寅曰吾為疏頭何忍若  
此恭輔曰今日之事尤當以無隱為正須以直對無使容  
隱李世萃披袴撫股長歎而語曰受恩食祿三十年此膝  
肥大至此矣今日殿庭其將打了神色猶厲

吳斗寅以䟽頭拿命先至 上曰逐條發問以杖撻罪人  
腋口而問之又教曰以肉談供辭事分付斗寅聽問目中  
相軋等處對曰閭閻間亦有如此等事故推以言之 上  
曰刑推前何敢如此難言耶他罪人又為拿來

李世華即着枷就拿俞樾有病在南門外私第金吾即由  
門出去又索製䟽者恭輔應聲曰我是也即就拿李寅燁  
金夢臣金德基李塾等執手而語曰何不相議而士元欲  
自擔當乎恭輔曰吾孰撻出又自繕寫豈可貽累於公等  
公等毋念為神色自若即就鞫庭時世華姑留帳外待命  
恭輔與之偕坐世華曰今若直供勢將見死如君妙冷上

有兩親又鮮兄弟君湏推諉於老漢慎無自當恭輔曰此  
豈令監指揮耶吾意已定決不可臨死而有變

世華先陳矣身無狀之說 上曰如許雜談勿出也原情

畢 上曰俞樾拿入樾原情時低聲而奏 上曰杖腋而

速問之樾告以病狀 上曰病則參䟽耶樾曰如此故不

得親往使子取來名帖書名以送而已䟽本則實未之見  
也 上曰原情措語不多而何其遲書耶

拿致恭輔跪於殿前天怒震盪攘臂厲聲而教之曰予於  
汝素懷痛惡之心久矣汝去愈悔予至此耶汝自前日固  
已犯我而肆毒矣予固惡之而未克斬汝頭乃於今日又

見如許之辱汝今背我而自附於奸惡婦人汝有何意而  
為此奸慝凶逆之事乎恭輔起而伏地曰君臣父子俱為  
一體今有人於此其父若發過中之怒欲出無罪之母則  
豈不泣諫於其父乎今 殿下有此無前過舉將使坤位  
不寧臣等出萬死進一疏爰戴 中宮豈非由 殿下而  
發耶 上愈怒曰此漢去愈辱我將施逆律告先刑訊火  
刑歷膝之具即待令又教曰事有立落若以彼為是則  
予為誣告之狂漢然則廢予宜矣又教判義禁曰如此凶  
物親為下庭箇考察嚴刑恭輔徐告曰今此嚴訊之下  
別無可供之辭若以製疏之罪治臣則疏中語條列下詢

臣當詳達矣 上曰汝疏中浸潤慕間相軋相逼矯誣等  
語是何言也恭輔行誦下細條陳曰凡今閭巷匹夫  
之有一妻一妾若不能齊其家偏愛其妾則固有浸潤相  
軋之事遂至家道乖戾者多矣伏見近間恩寵太盛臣常  
憂之不幸於今有此莫大之過舉果知臣前日之憂非妄  
而謂必有是事以至如此地界也 上曰汝果以我謂偏  
信邪妾之駭恠底漢耶乃親自題名召羅將使之猛杖  
申飭左右承旨禁府堂上都事羅將齊聲呼喏有若雷  
擊三公諸臣奏曰吳斗寅李孟舉則以疏中許多說話似  
為發明當論罪而俞樾則原不見疏當有間矣 上曰世

萃自言為主張左相睦來善曰李士萃自江上入來似不  
主張而既已叅疏故不欲推於他人故有此云。上曰  
致祥置辟之後又有此度人心世道可謂如何領相曰吳  
斗寅李世萃則似當刑推而俞樾似有間矣。上曰如此  
誣上之徒猶曰叔當刑推云鞫廳果如是耶大臣則例無  
推考之事禁府堂上則推考

吳斗寅拿入後始為受刑。上曰李士萃刑推傍音速書  
為可。上曰問事即就而考察勿聽發明之言箇。加杖  
上曰汝聽誰所囑耶斗寅曰羣議為之斷無聽處矣。上  
曰叅疏七十餘人豈無一人主張者耶致祥才以誣上誅

矣汝又上誣君之疏耶斗寅曰疏語辭不達意而豈可誣  
上耶小臣案為千萬曖昧。上曰自明之言勿計世萃曰  
閭巷亦有如此之事故臆度為之則。上曰告君之事何  
敢以臆度為之世萃曰以臆度為之則臣案萬死無惜李  
世萃準次後又上朴恭輔嚴刑皮肉糜脫濺血滿面而猶  
正容自持神色不変未嘗有痛楚之聲。上益怒曰汝胡  
不供誣上不道遲暖乎又教曰何為此陰妬之女肆其奸  
毒至此耶恭輔聞此下教仍復改容厲聲而對曰。殿下  
何忍有此教耶夫婦人倫之始雖庸常匹夫猶重夫婦之  
道則况今我母后配體何地而因一時忿悻之怒不念古

聖之訓而向 中宮之言何若是鄙慢耶 上愈怒曰汝果攻我一向如此乎汝定不以誣上不道遲曉耶此漢奸毒甚於金弘郁遠矣當以違律繩之壓膝火刑之具其令速輸 上曰吳斗寅情狀奸狡更為拿入加刑 上曰朴恭輔更上壓膝恭輔曰臣於今日已分一死而 殿下過舉輾轉至此恐不免為亡國之主臣竊痛恨 上曰予為亡國之主於汝何有哉無復雜談連施壓膝壓膝之具既陳於前遂至二次而顏色猶不變又無痛楚聲 上益加威怒曰此漢奸毒浮於金弘郁矣其毒若此辱我無足恠也 上曰汝不過以奸惡之女謂汝偏黨而如此矣恭輔

對曰今母若無可罪之事而父若出之則為其子者果不以死力争乎此非難如何 殿下不知深思耶 上加怒曰彼漢益肆其毒何不施火刑耶於是即以二石炭燃火於傍而 上命催促急於雷電火焰觸於左右侍衛諸人亦皆面熱發紅不能堪耐遂燬二大鐵片如臣掌者以待之 上曰汝果到今猶不以誣上不道遲曉耶恭輔復跪而受教伏地而對曰雖是如此慘刑之万々宗無一毫不道之罪寧可供遲曉乎 上威怒愈甚曰毒哉、玉臂交攘或坐或起而命之曰促施火刑而倒懸於木自膝以上並皆燻灼火先生肉青焰如霞熏臭四張有不忍見其

鐵少令復殿之如是者十三番為一次遂連加二次臂下  
陰間膝上前後莫盡無餘只有筋骨而肉厚處沉膏滯煎  
莫黑之狀有同灰木而神色猶自若語不錯誤目不忤視  
侍衛之臣舉皆股栗神怖 上曰汝今至此猶不供遲晚  
耶恭輔暫笑徐對曰臣若到此更改初心誣供遲晚則是  
內欺臣心上欺 殿下臣雖骨消決不可誣供遲晚 上  
曰頃速無數煎灼期於自服也恭輔曰語侵 先后之嗣  
基則 殿下胡不為之罪矣身有何大罪而施此慘刑耶  
臣出入經幄十有餘年少無輔導君德使我 殿下有此  
大過舉此案矣身之罪而更無他罪可得於 殿下者也

上顧謂史官曰恭輔如此之言不須載錄也其所強忍此  
之金弘郁倍之矣火刑自臂以下幾無完膚 上曰更於  
滿身隨處烙之俾無一片生肉也 上曰俞樾自言不知  
此疏其果然否恭輔對曰俞樾豈不知此疏茅樾病甚在  
家故疏中措語則樾果不見不知之說案非誣罔也 上  
曰李世華亦謂與汝相議同撰疏辭其果然耶對曰其疏  
文臣宗製之世華寧有一辭贊助只欲救臣一分之生故  
乃以身自當而實不為也 上益怒曰此漢、汝果終  
始不為遲晚乎恭輔對曰伏見 殿下發此過中之怒長  
夜至曉聖怒猶赫竊恐玉體有傷而至於遲晚豈可欺心



欺君誣供遲晚耶決不可為也且曰頃年嬪御之選入亦  
出內殿之勸導則及今元良載誕之後豈有別樣妬克  
之心乎此殿下必聽沒潤之譏而為此莫大之過舉臣  
生不能救正寧欲死而溘然無知望湏速加之殛典也今  
臣心事既陳之後則更無他可供之辭矣自是之後雖無  
數煅灼威脅捧招而閉目緘口終不一言上不勝盛怒  
以手擊地曰判義禁不能親自下去捧遲晚乎判義禁  
閱點聞命惶恟趨下語不成音曰罪人胡不速書遲晚恭  
輔開眼厲聲曰吾有何遲晚之語而逼迫至此耶點憮然  
而退上下視良久若有不忍之心遂還內命於內兵曹

復設鞫

是時大司憲睦昌明進曰豈意聖世有此凶人陳此凶險  
之䟽事

上命中使押恭輔至內兵曹將復加刑睦來善按刑盛氣  
厲聲分付羅將曰今此罪人固當除尋常各別嚴刑也因  
再三申飭之不已恭輔亦厲聲而語之曰其在御前則天  
怒震疊固當嚴刑矣吾有何大罪可被如此酷刑而今到  
外庭猶若是深治耶因謂羅卒曰羅卒盍亦猛杖堂上若  
是嚴飭而何不猛杖乎睦來善猶得々若不聞者然終始  
申飭杖々考察遂加一次脛骨乃至拉碎髓汁如泉湧矣

領議政權大運劄曰恭輔之罪萬死無措而若更鞫則恐傷欽恤之政請減死 上遂命絕島圍籬安置到鷺梁五月卒吳斗寅配義州到坡州卒李世萃定州速竄

### 閔昇重削奪

五月吳斗寅等親鞫時 上命囚閔鎮遠閔鎮厚厚兄弟判義禁府閔黯請罪目 上曰今此恭輔等凶疏必是此輩之指噉以此嚴問鎮厚等以素與恭輔家有嫌怨為供過十日後始下判付分揀放送 上又教曰閔昇重不可仍置大臣之列削奪官爵

### 李尚真圍置

判府事李尚真上劄曰負累賤臣老而不死忽聞聖朝非常之過舉卽昇致城外擬伸微誠而欲參庭請則朝議遽停欲進一疏則禁令先下無路仰暴隱忍而退伏聞終有廢出之命曾以配體至尊母儀一國之正宮於今為庶婦之私芽決非盛世之所忍為而亦豈臣子之所忍見者哉自古帝王非無廢后之舉而莫不有當世之爭後世之議只據宋仁宗言之廢后之時明示爪痕而猶稱白碧之瑕孔道輔語呂夷簡曰父母不可以鍊止奈何順父出母子人情天理自當若是自有此舉以來輒以嚴刑重法而加之富弼所謂一舉而兩失者不幸近之云、劄入天怒大

震命極邊圍置

廢妃頌教文

王若曰刑妻之義載于詩寔閔治亂之道出妃之文著於禮爰舉播告之章心竊憫然予不獲已妃閔氏性久和順德之幽閒蓋自受丹之初因念戎謹公肆入官之妬宗多愆尤至於夢寐之福尤非意慮所及非一朝一夕之故厥惟舊哉托先王先后之言是可忍也念予而立之歲幸覩斯男之祥論以人情宜猶已出之爰發乎辭語友懷不平之心馬后之顧復丁寧盛德益闕郭氏之展轉恚恨偏性難回豈以目前之小息不思日後之深慮獨不為地縱念

色荒之量自絕于天終無悔改之意願臣憐之齊籲非欲彌違軫宗社之速晷難可反汗與其貽禍於後嗣寧甘失德於寡躬茲案係國家興衰陰助之功難望不宜事宗廟社稷顯出之舉可徐乃於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廢閔氏為庶人於歲進惟六禮之辰地道告警入官時有地震之變犯此七去之戒禮法難容案欲處變之宜非敢任情而發彼必自知其罪著在儒賢之書予欲不復有言恐傷忠厚之道云、閔黜製衣進

張氏丹妃

上教曰嬉嬪張氏毓德令家陽自結髮其令丹為王妃贈

其父綱為玉山府院君遣近侍致祭、文一句語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知製教崔錫恒製進張氏兄希載自南人當朝後卽待以士大夫如都摠府訓鍊院兼內乘職無不歷踐至是日超遷未數年為漢城右尹兼摠戎使矣

洪致祥處絞李師命正刑金萬重荐棘

命拿曰洪致祥金萬重又命拿趙師錫之子恭者問師錫所被謗言之出處恭者以不知為對 上命刑訊之恭者始對曰初聞此言於沈權拿權而問之則權對曰聞於趙亨基亨基就拿極口自明與權面質權多屈 上命刑訊權則權始對以李徵明聞於洪致祥而來傳故聞之又拿問

李徵明徵明無異辭蓋權是徵明之姪婿致祥徵明之姪於是鞫問致祥則致祥以妄有所疑等語首宗先是又拿金萬重之子鎮萃問以言根出處鎮萃以得聞於外從叔李興朝為對興朝卽師錫之從姪婿也興朝就拿以鎮萃欲以言根歸之本家無端以我為證云 上命刑訊鎮萃至是移萬重於鞠廳而刑訊萬重以得聞於李師命為對師命萬重之婿也師命先已被逮就拿至是以萬重之供辭問則對以與師錫素有嫌隙故聞致祥之言果為樂聞而傳播霍寺交通事金錫胄謂申曇則鹿率不可使故因朴斌南斗北交通內侍金炫湖營投書若以

傳示他人為罪固所不辭云又師命前日所使調察者朴  
姓武人上變告師命調察杭之事以此又問師命則師命  
無辭自服 上以致祥為王室至親而貴王尚在只命處  
絞師命以誣上不道陷人惡逆照律處斬萬重荐棘絕島  
後死於南海謫中沈權李徵明皆配絕島

丹巖  
記事

右相金德速既罷旋仍

六月右議政金德速上劄請移處廢妃於別宮供奉如儀  
上從之命廢妃移處別宮自宮供奉張氏聞之大恚廢食  
發惡 上不得已還寢前命罷右議政旋仍時以廢妃之  
由陳奏於被國中辱載受專對之任問於左相睦來善曰彼

彼人若問廢妃罪狀則將何以答之來善曰勢將以 上  
教中語推演為說以不恭不敬等言之可也辱載以此陳  
達於榻前而去蓋廢妃時 上教暴揚罪過有不恭順三  
字而不敬二字 上教曰所無也

丹巖  
記事

宋時烈賜死

大臣脩局堂上引見入侍時判義禁閔黯所啓宋時烈窮  
凶極惡之罪載著無餘不待鞫問可知且 祖宗朝仁厚  
立國未嘗有鞫問大臣之事時烈罪雖貫盈曾忝大臣之  
列自 上問于大臣處分似宜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  
領議政權大運曰當初設鞫臣所未曉時烈罪犯凶逆而

年過八十不必鞫問自 上斟酌處分似宜矣左議政睦  
來善曰臣意與領相意同右議政金德遠曰自 上參酌  
處分似宜矣柳命天曰近來補以儒疏伸救罪魁事極痛  
駭人心若此詰誤莫可收拾蓋出於專為後日之地故今  
聞時烈上來之路迎候之人彌滿不絕氣像可畏將來儒  
疏之上何可知也睦昌明日小臣前在垣閣請以鞫問而  
今聞物議皆以為罪惡已著不必鞫問直為處斷似合云  
矣 上曰大臣之意如此且其罪惡不待鞫問而彰著無  
餘斟酌賜死昌明日拿來都事時未越海別遣他都事乎  
上曰更遣他都事持藥物下去隨其所遇處賜死可也黜

曰傳旨一款何以為之乎 上曰傳旨中去其鞫問二字  
改以賜死付標以入

時宋時烈自越海已有病氣息奄奄凶徒聞之慮其不得  
就囚陳啓賜藥行到井邑縣受後命是日白氣經天奎星  
墮地

畫像贊曰以英雄豪傑之姿有戰兢臨履之工歛浩氣  
於環堵之窄可以塞宇宙任至重於一身之小可以抗  
萃蒿進而置之巖廊為帝王師而不見其恭退而處乎  
丘壑與麋鹿友而不見其窮岩々乎砥柱主持洪河凜  
々乎寒松之挺大冬苟億五之下觀乎此七分之顏尚

識其為三百年間氣之所鍾

農巖金  
昌協製

黃江問答曰己巳年李聃命元禎子言于渠輩曰金壽恒吾輩讐人不可不殺至於宋時烈則庚申獄時在於巨濟似不通謀且西輩以為領袖今若加律必謂士禍不如置之一南曰安知不通謀使權懽問于尹拯曰不能詳知但其時宥有二度往復南徒遂以二度書乃作己巳之禍又曰蓋玄石宗惡老輩與戚臣同事而不欲與之合又為拯惑及甲子後附己之少輩漸與希載相連且見拯為南徒所戴乃大悟曰吾為子仁所誣及尤菴沒後玄石為之服拯大怒以書責之曰既非師又

非友何為服之答曰粟谷於退溪服三月吾倣此為之又書曰凡非粟谷宋非退溪何為服也玄石大不悅且聞其時諸南欲竄玄石使鄭維岳問可否于拯答曰朝廷事吾豈論乎玄石聞之大怒此玄石與拯歧貳之始也玄石朴立未歸子仁拯字也

### 庚申罪人復官

論忘記李元禎李德周吳始壽未有顯著之跡斃於杖下宜有軫念之道并特為復官李袞洪宇遠亦還給職牒許積致祭尹善道贈謚領左相陳請也

壬戌遂撤告度人鞫

大司憲閔宗道所啓請壬戌誣告人金益勳李光漢金重  
履金瓊李藝漢壽萬李柱漢并拿鞠巫正邦刑依允金益  
勳金煥全翊戴金重履皆死於杖下

韓趙特贈

時左議政睦來善啓故副學趙持謙故執義韓恭東挺身  
顧波獨持正論一番人之得保今日宗賴此兩人合有褒  
獎之道金德遠亦言之 上特命趙持謙贈正卿韓恭東  
贈亞卿食物祭需從優題給

合啓金錫胄追奪

兩司合啓前後誣告之獄主張陰謀指揮諸賊者金錫胄

是也新構甲第燭天輝日起自大寺洞連跨典醫洞重門  
複戶儼一宮闡精削采木補其堦砌廣取黃菴塗其棟椽  
牛川亭墅勒買良民之田東湖樓閣掠人立傳之基江華  
順天等處奪取屢百浦田官家給種守令監護寢處之所  
別設數三半夜潛徙人莫知處出入闔門武士跟隨締結  
宦寺詞察動靜中外之人欲食其肉寢其皮者十年于此  
請退奪官爵依啓緹發鞫問其子之啓子道淵飲藥自死遂  
藉沒家產

庚申勳臣陽興君李立身宜豐君南斗北密林君朴穉李  
光漢等俱死於桁楊而立身壯士也受刑幾至二十次而



不少屈輒向堂上罵曰我為國討賊何罪之有聞者壯之  
李元成亡命至冬始跟捕杖殺之惟申範華久滯獄終免  
死莫知其故人益疑之

丹岩  
記事

### 尹鑄復官爵

上御經筵叅贊官俞夏益所陳伏見持平李萬元疏批有  
柳赫然事酌處之教矣尹鑄照管二字元非管束之意度  
換文字搆成罪案且匿名書萬無干涉之理勒加罪名豈  
非冤枉乎知經筵柳命天曰尹鑄首倡宗統三年之制宋  
時烈必欲搆殺乃已昂令尹極宋時烈之相攻擊者蓋以  
極即以鑄寃死故時烈怒漸深其他禁私紅袖之說無非

搆誣矣侍讀官李允修曰尹鑄之寃死俞夏益柳命天詳  
陳而今者故監司李德周故判書李元禎已伸雪柳赫然  
亦有議處之教尹鑄尚米蒙伸雪之恩士林抑鬱矣檢討  
官沈撥曰時烈既以故相許穆既仍及尹鑄之說并欲驅  
入於堅遂其搆陷情狀 聖明可以洞燭矣 上曰尹鑄  
以山林讀書之人不習世務多有迂濶之事而不出送招  
予已知之大臣登對時當與柳赫然事一體議處矣命天  
曰國家罪人當一送邦憲鑄之諸子無緣坐之罪而謂之  
惡逆之種并為編配其為時輩之所怨毒此亦可知矣  
至是引見大臣特命復尹鑄柳赫然李壽慶官爵尹鑄遣

延侍賜祭

削庚申保社勲

大司鍊李玄紀所啓請削保社偽勲並罷討逆別科 上曰  
削勲事依啓削科事許多文武不可一時罷榜勿煩

削勲頌故文

王若曰誣獄為一世之寃已洗刑書之枉公論未百年而  
定庸削勲藉之名肆將十行誣告八域念予嗣位粵在冲  
年先志是承痛禮論之亂統織人蓋逐惡黨議之罔若錫  
冑聯親濯龍賊性險鷲協贊新化跡雖近於同寅願瞻舊  
朋意案在於逞臆惟其狼貪之逐不奪不廢是以虎視

之耿、愈往愈甚萬基本以奸壬之魁久托肺腑之密當  
先王問禮之日一意欺天逮時烈被罪之辰百計為地背  
公死黨之習錮次骨惡深併力合謀之勢成切齒傍伺招  
呼貴戚子弟不良之輩與之潛啗結納鹿悍奸細無賴之  
類啗以大利惟益勲暨師命案是心腹而斗北與朴斌疇  
非羽翼詞察則立身效力經營則光漢獻謀金錢發府庫  
之財厚賂閭宦萑菲成貝錦之織飛語宮闈所以匿影而  
藏蹤竊欲投間而抵隙不幸相門之賤孽交通王室之近  
親謂時機之可乘密遣說客知驕恣之必亂故挑邪心始  
將推命之術若效私誠終做伏甲之言牀以奇禍遂發武

安不道之說引惹淮南非分之望將則必誅固三尺之難  
道哀此無罪奈一網之橫罹斗南之書終投渭陽之啓結  
上臺章斥逐朝著先空急書蒼黃鞠獄大起有若禍機迫  
在乎呼吸角吹三更紛然欽騎交馳乎道途環衛十日莫  
非恐動之凶計未免驚疑於一時體府綢繆之謀反作禍  
崇決兵圍東之令亦歸亂階全恩之論蓋為懿親而目以  
釀亂之本親耕之請寔欲遵禮而誣以廢后之謀搆捏胡  
至於斯請張靡不用極諧言三至慈母之杼終投炎火俱  
焚崑山之玉遂燬先朝願命之元老並坐收司山野讀書  
之儒臣驅入黨與王孫斃朽楊之下行路同悲宿將抱枉

郵之寃三軍掩泣嗟我忠蓋之家宰亦加構陷之罪名自  
徧裨至于吏胥加束縛施以拷掠議處之命雖下一向  
操持寃呼之聲莫聞益肆鍛鍊七處設鞫古未之聞百人  
就囚一無得脫矧乎元成之追告有所受之至於宗伯之  
被刑尤可憐矣凶鋒未斂吉頊之密網仍張旭毒潛吹輔  
國之密事四布尚賴清議之間發幸免衆正之盡劉論以  
國法負擢髮難贖之辜等彼盟壇舉曠世罕有之典指水  
為誓辱軟血於銅盤謂天可誣至勒名於鉄卷元惡次茅  
俱斃皇穹若有所知十年重回天道有循環之理半夜三  
歎予心開悔悟之端室鑑懸空魑魅莫逃其影白日回照

岩谷為之生春凡係忘君負國誣告陷人者或流之邊或  
處以死惟是懷忠抱義舍死殞命者或賜之祭或復其官  
當國是之自明既罷追錄逮寃獄之盡雪復削偽勳茲命  
革保社功臣等收其錄券奪其封爵以慰泉臺之寃少泄  
國人之怒嗚呼可削則削事歸至當念茲在茲予敢少靳  
追惟當日之舉措宗致九廟之震驚自慙寡躬之不明矣  
但凶賊之相謾人皆欲食其肉天討未加於生前曷曰勿  
用小人炯戒宜垂於日後故茲教示想宜知悉閱黜製

天安淫獄三省推鞫李翔拿囚王獄

先是李翔上疏柳斗星淫獄令本道窮覈至是公洪監司

尹以道勅斷獄案啓言愈得一妻斗任度着色服呈狀丞  
母之事一皆誣之於李叅判之指噉招致再冷使之傳給  
誣狀之事資送奴馬勸令營門呼訴之舉則再冷斗任重  
禮等招如出一口而李奴高金呈狀則斗任之前後所供  
無非白地做出搆誣其上典丞母之罪渠既自服而事係  
綱常請令該曹稟處三省推鞫，廳啓曰觀此斗任供辭  
則曰結母益獄雖心知其曖昧而崔再冷以李翔指揮書  
給所志使之呈于巡營曰如此爾舅爾夫可以得生云故  
矣身以迷劣女子只聽再冷所誘則雖有舉論獄事寃不  
知以矣身訂成之計至於脫衰變吉事則為柳世輝李翔

指揮借送世輝妻之色衣裳頭入去云當問各人捉來推  
覈後拿處依允 領議政權大運議李翔陰謀秘計教誘  
恐勳構成烝獄之狀既畢露於各人之招加以抵書請囑  
陳疏誣罔使玄女縊死得暉自刎斗任陷於誣罔論其罪  
犯合用反坐反坐之律不可以年踰七十有所容貸左議  
政睦耒善議同右議政金德遠議母子淫烝人倫大變李  
翔之終始擔當必欲構成其情節有不可測玄女自縊得  
暉自刎雖由於翔皆在未決之前既不合於誣告已決者  
反坐之律而自前元無此律論死之法今此李翔既無的  
當可合之律刑推與否姑待斗任死生查決後處之似當

依右相議施行只是遂拿致王獄 上屢命刑訊而翔老  
病不能施刑經年滯獄竟死於獄中

臺啓趙嗣基

持平裴正徽啓曰人臣建言凡聖躬闕失隨事極言無所  
不至而事闕 先王先后之事則不敢容易論卞而趙嗣  
基仍其自明之說語及乙卯辭意益悖自不覺語逼先后  
此等無倫之語肆然加於不敢加之地若是無嚴至於官  
闈間事尤非外臣所敢知者何敢以無忤反目姑就相嫌豈  
不敢化等語反復論說有若真有外間傳說者然我言之  
恠悖莫此為甚請趙嗣基遠竄不允

全羅道生負金裕慶疏略伏見嗣基疏首尾數百言無非  
詆毀明聖王后之語其疏曰太后遂與上夜御宣政殿  
上東向坐恰相似忠順堂事噫夫忠順堂事案是國家之  
不幸為臣子但當深傷永歎以悼善類無祿而已固不當  
明言顯斥歸過於 先后况聖母之出御宣政誠出宗社  
至計而敢以宣政之語隱然比倫於忠順之變若以聖母  
真有戕害善類之過反覆臚列無非功逼於慈聖者又曰  
聖明體羣臣而仰明其不然冀以覺悟慈聖之心無有疑  
阻然後可以立朝事君不然奉身以退可也言之悖慢胡  
至於此 皆怨毒之積於中而言辭之發於外以致對曰

聖母者也其疏又曰慈聖親自臨諭亟施沆放之典寧有  
一毫近似於宗社萬不得已之計乎又曰誣告之計雖不  
售於 殿下而已自眩惑於宮闈者案狼藉矣此則欲以  
不韙之日仰加於慈聖以快宿忿而釋私憾嗣基亦人耳  
何敢肆為惡言構成悖說以厚誣聖母於 殿下之前哉  
乃者臺章辭意寂寥過為容覆勉護惜為嗣基地則可  
謂至矣其於天經地義何如也以嗣基之罪上告宗廟下  
示中外亟施誅絕以正王法 答曰趙嗣基之疏極其恠  
妄無倫已施謹罰矣

基啓閱身重圖置諸人遠竄

八月掌令金元燮正言南廬合啓曰及第閔昇重陰沴之  
氣蛇蝎之毒父事時烈密受方略鷹犬碁置於朝廷黨援  
星羅於八道至於已友亂統神人共憤而尹善道之精忠  
直節枉被投畀之典許穆之德望文學亦在禁錮之科者  
皆此人之主張也庚申復入之後凶冑同謀奸恒同惡羅  
織百端卒成大獄終使一品名宰元三朝宿將赫駢首就  
戮人間之至寃莫白泉下之飲恨無窮卒首相臣之死也  
始既行賂陰喉末乃投醢搆殺誣獄皆出其手雖以微事  
言之三清祭天之曰壇大起亭榭結搆宏麗噫有此無厭  
之心何不遂取武庫請閔昇重圍雍安置金鎮龜金鎮圭

萬基之子萬重之姪請絕島安置依啓 清風府院君金

錫胄夫人黃氏完寧君李師命夫人趙氏遠竄行護軍李

遜極邊安置

閔昇重在庚申與金壽恒同為按獄大臣時輩之欲為甘  
心無異壽恒而渠輩雖密地蓄廢母后猶欲避大北之名  
以母后為 母后至親不敢發李元禎之子聃命連為三  
司長宮被其父死時血染之衣滄泣行乞於諸宰及名官  
請以報讐壽恒死時所謂縉紳疏亦迫於聃命而發至於  
昇重則聃命之計不能行至是領南人金元燮南廬分占  
兩司皆聃命鷹犬也猝發合啓以圍置勘律 上即允之

元燹屋綯發按律之啓 上不允左相睦來善於闕門外  
面青元燹曰請殺大臣何等大事而朝廷所不知之合啓  
猝發何也蓋來善於昇重曾有受恩之事必欲以德報德  
於是司諫中濬首先引避立異繼以睦林一權珪相繼立  
異李觀微時為吏判觀微持論和緩且與昇重為近戚故  
凡冊命私人勿擬於堊墍大司憲李玄錫上疏亦言合啓  
之罪期命遂囑崩人稱以儒賢者李玄逸或遂奏或陳疏請  
請從合啓至為決去執之狀冊命又囑崩儒之居津者上  
請留屍訃終不售合啓之後連啓甚罕至庚午秋始停冊命  
復吳朴官爵

九月右議政金德遠引見入侍時遙白吳斗寅朴泰輔宜  
復其官 上特許之始命復兩人官爵

建儲

庚午十六年六月行王世子丹禮 時久旱至遣大臣禱  
雨是日始雨 上喜甚遂以禁苑香亭更名喜雨觀製  
亭名識之

宋廷奎疏論處廢不失其道

八月正言宋廷奎疏略曰前立帝王惟光武之處郭后猶  
有可據當時補其盛德後世傳為美談昨年之舉亦殿  
下之不幸也其所以處之獨不可以光武之心為心耶臣



為憫其孤窮哀其困苦收置別宮量宜繼給亦 殿下處  
廢而不失其道云 批曰不有禁令挺身投疏誠可駭  
然勿辭察職

尹極劄點

大司憲尹極懸道封章疏略曰臣之顛蒙自幼少時誦習  
李珣成渾之書以為聖賢相傳之學在此為沒身鑽仰之  
地今乃被人誣毀見斥於文廟殿食之列是淵源絕矣根  
本拔矣臣之踪跡寧可復容於當在耶古人有以師道被  
誣而引退者臣不敢妄引以為說而其情勢之危感則有  
甚焉伏乞 聖慈特賜矜察憐臣屏伏之忝情既如彼諒

臣近日之蹤跡又如此亟命鑄臣職秩俾還賤分千萬幸  
甚竊伏念甲子以後事實負二罪焉終不敢以苟免為幸  
又不得不自劾以聞蓋臣於宋時烈自少以師事之而  
不幸情義不得保終卒乃以書札間事橫生鬧端以致數  
年之紛紜臣之妄言連戾辱及其親者有不可言者而聖  
明每以朝論之携貳潰裂為憂歎其見於前後批辭者不  
啻心切臣竊伏窮谷每聞賤名登掛朝報輒不勝惶悚惴  
恐措身無地畢竟於兩臣黜辱之批亦及此事若以歸罪  
於兩臣嗚呼兩臣嗚呼焉然若無微臣之妄言安有數年  
之紛紜安有 聖批之如此是則數年之間朝著不靖士

趨車雍終至上玷於 聖教而退累於前賢靜思厥咎職  
臣之由此其臣罪一也鑄亦先臣之所嘗善也自其禮訟  
之初先臣已斥其失身告戒不從終至相絕至其末稍無  
狀則尤無足更論者而向來一番疏章每以賤臣為扶護  
其所抑勒之為說者無所不有而乃者遂臣之伸鑄也遂  
舉臣以證之雖前以為罪後以為援而其非臣之情實則  
一也先臣既以斥絕其人則謂之扶護者謬也臣又未嘗  
言其寃死則謂之補寃者妄也臣前則杜門屏息以俟罪  
後不敢越分陳章以自明訖不能一暴其本心因仍派嘿未  
免為保任罪人之歸此其臣罪二也噫臣受恩兩朝消

埃無報而徒令黨論之中又生黨論以貽患之國家此臣  
之所以內墜先臣之教外負公議之非責獲戾於當時貽  
笑於後世滅身而不足以自贖者伏乞 聖明命付有司  
勘臣兩罪以為人臣身伏草莽害及世道者之戒千萬幸  
甚臣犬馬之齒已喻六十衰病相纏鬼事不遠而一自聞  
朴恭輔死後心神驚墮生意都盡蓋恭輔即臣之甥也當  
初慘怛之際區區葵藿之忱不勝於悵以為不料 聖明  
之世乃見如此之事閱月踰時寢食俱損居常忽忽有若  
喪性而願臣草莽賤蟄不敢越分曾無一言以少效愚忠  
則臣節虧矣人理絕矣今於乞免之章輒敢以私事仰溷

天聽雖其有罪自列出於不得已者而其先私後公不忠不義自知難違云云 傳曰今覲大司憲尹拯上疏中語意多有不正不義之態誠甚可駭此疏還出給

執義金一發掌令成瓘等啓曰伏見大司憲尹拯疏其矯誣變幻之態誠可駭然不料世道之敗亂人心之陷溺至此極矣已亥禮論之時拯之父宣舉初是尹鑄時烈盛怒欲絕則宣舉乃作兩是之論而以鑄為君子之過終不絕時烈之蓄怒懷恨蓋有年所及宣舉死而時烈為文以祭恣數其平生之瑕拯之初師時烈而後背之者蓋由於此且拯於鑄死之後往見鑄婚再三嗟傷至引前事比諸士禍

此案縉紳之所共聞也時烈伏法之後兇徒之恨極毒拯歸咎拯身者不遺餘力則拯乃林於餘威將欲蓄免後患之說沉播已久而頃年時烈之疏至於宣舉當先伏法之語人皆謂其子者若不表性則必不為如此舉矣今乃掩其前跡變其父說以為苟合彌縫之計噫此何人哉况其所謂失身於禮論云者尤極肆然國是已定之後渠何敢發此無倫之言以為日後立幟之地哉至於李珥成渾之黜享文廟實洗俎豆之羞辱以定百世之公論而敢以絕淵源拔根本等語登諸章奏以眩羣聽其輕朝廷蔑公議莫此為甚若不明斥痛斥則其流之害有不可勝言請大

司憲尹拯削奪官爵 卷曰尹拯之急於為他日立幟挺  
身投死反覆矯誣之狀誠可痛心削奪之罰亦未減也  
依啓

時人以拯與宋時烈為敵前日處分更無請改之事而即  
擬於都憲望後數年拯果除都憲疏中只曰不幸與時烈  
情義不得保終稱鑄則曰其人罪死未乃略及其甥姪朴奉  
輔死義之事云丹岩  
記事

尹夏濟疏斥尹拯

工曹佐即尹夏濟疏略不意今者尹拯之疏又發侵辱臣  
亡父臣鑄不遺餘力一則曰自其禮訟之初其父已斥其

失身一則曰末梢無狀則尤無足更論者終之以保任匪  
人引為其身之罪造意陰譴下語兇狡臣看未不勝骨驚  
而心寒也臣伏讀前後聖教 聖明已洞燭其情態臣固  
不敢更有所煩說而終始曲折 聖明或有所未盡下獨  
者茲敢不避鈇鉞一下暴下願 聖明更加澄省焉臣  
之亡父與拯父宣舉相厚數十年矣及至己亥大喪之日  
臣父答時烈之問而明下暮制之非則宣舉追後入京與  
臣父聞大喪之初問答之事以暮制為非以三年為是而  
見與臣父相符矣既而時烈因論禮之事以生殺禍福危  
動一世拯以時烈門徒見時烈方見柄用誘脅其父使從

時烈之議則宣舉外惜於時烈之勢焰內設於其子之邪說遽廢前見貽書於臣父其所以恇懷脅持無所不至以徃謝李惟恭為言臣父鄙其不能執守隨時變遷答書責有曰愚但知是非不相蒙之為忠信有過必改之為盛德過失相責不避嫌疑之為君子相與瞻前顧後相助匪非之為小人黨比之事又曰至於謝過之教出入時賢俯仰談論以自見於當世、君子如老兄者之事誠非賤者之所能為也且言於親舊間曰尹拯以新學小生既誤其師友又誤其父其罪大矣云、拯聞此等說而以挾憾於臣父者久矣今日拯而謂自禮訟之初斥其失身告戒不

從終至於絕云者無乃指此事耶始扶宗統守正不撓者臣父也變幻前後傳會時烈者宣舉也失身之誚反欲歸之於臣父者豈不謬哉必若如渠父之變其初心附托邪議自表其所守見侮於時烈貽譏於士友取笑於後世然後謂非失身哉至於告戒不從云者臣父告戒宣舉也可謂明正矣宣舉既不從臣父之告戒終為喪身之人而拯反以臣父不從其父之告戒為言噫臣父之告戒宣舉責善之義也宣舉之告戒臣父黨惡之言也告戒之中自有邪正則從與不從厥咎何在拯雖欲勸父之善而不知反為勸父之過也宣舉廢錮黨論顧戀利害不能樹立已見

曲從賊烈之意指士君子之行故臣父薄其為人雖不如  
平昔之交契而原其本心有異於賊烈之包藏陰賊故臣  
父不廢曰惡之義宣舉亦是通吊唁之問及其死也臣父  
為文祭之有曰世變万端禮之為訟人之多歧幸子余  
同俄然一書縷々繾綣憂我太甚責我太峻云々蓋寫宣  
舉平日之心事也臣亦於其時為吊其父表往見尹拯則  
拯語及祭文曰此乃尊丈與吾父平日相責之語幽明無  
異吾何憾恨云以此觀之則宣舉生時未嘗與臣父相絕  
也今拯之所謂終至於絕云者臣未知何說也其所謂殊  
未知的指何事而臣父晚而出世數年在朝而時烈數敗

倫紀傾陷世道之罪不可不治故言議之際畧有所明下  
之事而究徒切齒日甚一日潛伺間隙竟罹奇禍此則一  
世之所共睹者拯今日之言無乃是耶臣父究死之由聖  
明之所洞燭婦儒之所共知也而拯獨以為不究此則究  
曹賊烈之言賊烈究曹復生於今日也得其言之善惡固  
不足為損益而拯之必為此說以播人目者蓋有由焉  
拯父事時烈仰之如泰山信之如神明乎其父而從之自  
以為終時烈之世得時烈之報而既而時烈不受詬辱其  
父終至見絕於時烈之門則拯之所謂不幸而不得保終  
者此也時烈雖已伏法餘黨可畏而昨年更化之事賊然

徒黨歸咎於極有所低仰於其間而益肆恐脅之言且引  
昔年極之私怨臣父之說以為口案故極怵賊烈之餘威  
畏賊烈之餘黨欲附於賊烈既斃之後復尋宿昔之路而  
反舉賊烈平日所甚惡疾處言然後可以見其於其黨故  
舉臣父之姓名以為投附之降禱而不自覺其忘親忘上  
之歸其為情態誠可笑而不足較也當初賊烈見宣舉外  
雖面從內竊心非終不為渠之復心愠恨宣舉積有年矣  
及其既死之後極為乞文於時烈則時烈於其文中寓  
其譏貶之意泄其平素之愠與其濟沅往復之書至謂宣舉  
外似篤竊內竊虛惻極聞時烈之毀短其文陳情乞哀求改

其文首尾數十年時烈終不肯許而猶不敢告絕委  
身師事匿怨苟容出入其門曲為承奉當時事類固已唾  
鄙極之所行事矣末終背絕亦時烈絕之也非極之所為  
也輒轉層加互相詆謗既辱其父又辱其母至今為縉紳  
間傳笑之資以此觀之則極之於賊烈宜有讐視之心而  
反以見絕賊烈自為不幸臣父之與宣舉猶存故舊之義  
別無相絕之事而極乃肆然詬辱至於此極忘其父母之  
讎怨隱然更附於賊烈之餘黨以為後日之計都喪人理  
全昧恥辱極亦人身豈忍為此態耶人心世道至於極而  
極矣伏願  殿下益恢日月之明快下而痛斥焉云云

荅曰貴覽爾疏案出於痛迫伸下之意而尹極矯誣度幻之情態朝象業已洞察矣

### 金德遠罷職

平未十七年正月右議政金德遠以前所聞於宦寺者陳達內司事而語聞先朝上曰古人云當用宦官官委不知名者內外朝自古備絕固不當相與酬酌而評論先朝以此說又為陳達極為無據金德遠罷職以閔黈代之

### 趙南速竄

合啓前領敦寧趙師錫元子丹封之日不叅賀班前判書南龍翼元子定歸時有太早之語請速竄趙固城南明川

### 金廷說獄

武人金廷說即驪陽府院君軍官也已巳以後慷慨涕泣奔走京鄉適逢儒生金慶成與之合意慶成自謂右謀略締結宦寺偵探內閣時有儒生韓重赫俞宅基等亦為此事之頗漏泄有人密告於西局大將於是訓將李鏞御將李義徵請對陳達遂命拿覈而廷說被告者不過責揮項着道袍昏夜出入行止荒唐而已廷說受刑二次上特教曰着揮項着道袍何罪其令減死絕島定配逐罷獄丹岩記事

### 丁時翰削奪

進善丁時翰疏畧曰其二嚴家政極論姒戚宦寺之弊又



曰兩責王青年孀居哀此婢獨而有子無良獲戾於天塊  
處深宮歎相吊婦人偏性莫知其子之惡過於憂傷輒  
轉感疾則 殿下豈不惻然傷感也伏望曲加恩禮以篤  
親之誼焉臣廢庶人事尤有感焉配體 殿下幾至十  
年今雖見廢猶當處之別宮侍之以禮以存帝王之家  
法以全舊日之恩義而今乃加之以廢人之號置諸閭閻  
之中 殿下之待之無已太薄乎君子之絕交不出惡聲  
今 殿下非特欠惻怛黽勉之意反有迫切史恩之舉此  
中外人心之所以久而愈鬱頃因儒臣大臣所達有修理別  
宮繕給廩料之命而旋即停罷臣切惜之伏願依前所定

更加施行又聞世子詢問諸臣以定名號雖有一二異  
同之論究其本心豈有他哉今乃以此為罪一併退斥除  
拜官僚不為叅合舉措偏重割折太甚有若一家之私事  
况 殿下將以一國之臣庶全付我世子而不以至公之  
道庸之反以偏係之私示之甚非所以教之以正而一視  
同仁之義也其三正朝廷今此更革之際誅竄相繼大抵  
此等人以殺戮尊 殿下反受其殃此固天道之必然也  
然初非不告 殿下而擅自為之乃欺誣 殿下以售其  
詐則 殿下受其欺誣使得肆其猜殺今當悔悟之始  
殿下以前日之見欺者為戒朝臣以前日之逞憾者為懲

君臣上下交相勸勉大開寬仁之政宗國家之福也况我朝寬仁立國列聖以來禮遇臣隣不妄誅殺豈有屢誅大焉如殿下之朝者乎臨御十六年時事三度而每在度革之際專用一違人使屏退者舍限次骨使得志者恣行報復朝廷禮讓所在而作一戰場縉紳風化所先而徒事傾軋殿下又一任其所為不思所以消融彼此調劑人心之道臣恐循是以往則殿下之朝廷征戰無已時也况才難之數莫甚於此時而乃舉國而分之古人云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殿下進人退人加膝墜淵執德不固與奪無常故羣下之事殿下者皆無長久之計各為身謀

不念國事朝著之間氣像淺促泯々焚々日趨於危亡之域臣不知稅駕於何地也其四慎用舍殿下卽祚以來乙卯至己未皆以為賢而尊之寵之者凡幾箇人而至庚申非誅則竄非竄則斥其可謂賢耶邪耶自庚申至戊辰亦皆以為賢而尊之寵之者凡幾箇人而至己巳非誅則竄非竄則斥其可謂賢耶邪耶然自己巳皆以為賢而尊之寵之者臣未知他日之果為賢果為邪也其五開言路朴恭輔吳斗寅之死尚何忍言殿下觀前史撲殺言者果是何如主也滿庭臣僚無一人力諫者臣竊惜之且殿下所厭聞之事則必先立禁令雖未能設誹謗之木其

可以禁令防人之言乎其中或有一言半辭小犯時諱則群  
恠聚罵以為時事之癡漢所論不過冷官彈劾所言不過  
異己斥退一世之風聲習氣已至於此 殿下試於燕  
閑之時以十六年行事一一勘驗曰某年某臣諫某事吾  
所以應之果有合於納鍊之道耶云 傳曰削奪官爵是  
南人也

### 復六臣官

十二月冬 上幸章陵渡露津見六臣墓在路傍命近侍  
致祭魯山墓至是特復六臣爵遣官致祭賜祠額愍節

### 御製戒朋黨詩

上親製一律戒朝臣黨論下政院詩曰從古禍人國莫如  
黨比酷東西綠標榜老少轉橫坵公道時淪喪私心日係  
着須知殿鑑通終始竭忠力

### 焚表

壬申十八年副提學權增講罷白 上曰異國珍物本非人  
君所當玩好外間有銀鼠皮作裘之說臣功慨然晉武  
帝唐玄宗不過凡至而焚雉頭裘錦繡帳史氏義之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若兩君之所為乎 上嘉納之即令下  
銀鼠皮裘二領於政院使焚之

### 標欄

十月 上嘗求棕櫚木聞前安岳郡守洪萬恢家有之使  
振隸求之蓋以萬恢即永安尉洪柱元季子為國戚故也  
萬恢下庭伏曰頂踵國恩也毛髮不敢惜况卉木乎但雖  
國戚屬疎為外臣以卉木進有罪不敢也臣亦不敢復留  
之即振去之振隸白其狀 上稱善遂命振後苑棕櫚還  
其本主

封崔氏為淑媛

癸酉十九年四月封崔氏為淑媛是為毓祥宮

李東標疏

六月司諫李東標上疏陳情乞養又曰 殿下每以廡隅

太勝為言以臣觀之但見其廡隅都喪奔競成風干進務入濁滓橫  
流從他笑罵區區呈告之紛紜曾是以為廡隅乎雖然此惟言  
其末身臺官之失職固已多矣而殿下所以優容臺閣亦盡道十  
臺閣固爭而不足一大臣片言而有餘今日言路之杜塞宜獨  
為諸臣之罪哉君臣之間情志未孚督責隨之羣下震懼  
畏首畏尾所謂惶恐待罪承政院 上教至當備邊司者  
不幸復見於今 殿下傲然自肆於億兆之上豈不為便而  
其如覆國喪邦何哉噫 殿下屢進廷臣而屢黜之矣  
當其柄用若將加膝及其斥黜若將墜淵易置之際誅殺  
輒行國脉安得而不病人心安得而不搖又况內言之出

外言之入不由正道人君一為所中其計售矣伏願 殿  
下痛抑私遂明達四聰擇其公正忠實者至誠寵遇使之  
竭心國事則孰敢不畏威感德為 殿下用哉云々  
東樛嶺人退溪旁孫己巳廢妃後以臺諫承召路由竹  
嶺傍有酒幕老婆數人立話官人辟除曰此母且坐一  
婆應之曰此是無母之立此母何為東樛偶聞之大慙  
到丹陽陳疏往還自後上疏動扶名義甲戌改紀之後  
仍擬副提學之望累除官不就

鞠廷最績

前監察延最績疏曰俄遭陽九大老禍均杜門屏迹菴室

憂時朴世未丁時翰賁然微起責成師傳寺人媵媾疏遠  
不通整肅宮壺興讓家國能順貫奧之序敬遵修齊之規  
則正倫理篤恩義無所徃而不獲其當矣趙嗣基之尚保  
首領復掛仕籍朴命昌法造劄踵嗣基昨年封章一字一  
句平皆無倫喉司謀避隨呈隨退不出大槩一獲金息泛  
彼苑沼好此不已必漸尋丈朴泰輔等忠直凜烈宜赦其  
罪扶彛倫勵士氣云々 最績拿鞠杖死市井葦潛最錢  
以助返樞之資擔夫自裹糧運送郊外而不受價

陽復之兆

時海昌尉吳恭周不敢處主第奉母居西小門外旧宮人

猶不敢全廢闕庭問安至是 上於小行罷盱餅中入  
一詩以送之而大抵多悲悔之辭海昌尉見甚悲之然陽  
復之兆已見矣 陶庵三  
官記

### 杭覘知之

時張氏既志滿意得向 上頗有不遜之舉後宮有承恩  
者則妬恚特甚 上每悔悟每燕居獨處輒長吁永嘆或  
企立西望安國洞而歎歎不已杭覘知之大生恐怖反欲  
納媚於廢宮類以柴炭糧餼等物進獻廢宮答曰我是國  
家罪人只待後命而已王孫私饋何敢冒受乎一切却之  
杭因緣其內從申錫華 錫華即廢  
宮妹婿也送言于閔鎮厚必欲受其

所獻鎮厚輒以廢宮下教至當何敢違逆為答矣

### 韓重赫等獄事

甲戌二十年三月時儒生韓重赫康晚泰金春澤等密商  
換局之計凡為西人各出銀貨以資用而蓋老論王張少  
論亦往、相錯事久言泄京外喧騰閔顯詞知之誘脅咸  
以完者韓金腹心敢死士而亦素親於顯者也以完不得  
已輸情稟告顯烈書同黨與判義禁柳命賢訓鍊大將李  
義徵請對設鞫逮捕數十餘人大肆鍛鍊各人等皆吐案  
以為 中殿復位之策承服其中三人為先捧結案納行  
刑軍子金春澤光城府院君萬基之孫也 甲戌  
錄

大臣請對金寅等告變

領義政權大運等請對啓曰今番獄事未竟而又有上變者不勝駭駭觀其變書以翻解書之故以真書翻釋云披之 上前讀乞大運曰觀其變書蓋金寅輩初則探知失時人惡國之事與尹禧相議告變云而終則反告尹禧前後矛盾語不成說至於金海成置毒云、此尤不近人情金德遠曰金寅與李成蕃相親成蕃所言悔惡尹禧與聞而驚愕言于張希載李義徵及左相右相曰此時人心不淑貪功告密者前後接跡不可信聽希載而答亦然頃於備局坐義徵言於座中何以處之右相曰上達惟治為

宜或曰何煩上達乎今者渠自來告變 上曰軟血云者蓋指怨國輩謀議事而終則反告尹禧其說胡亂矣不必拿問大運曰以獄體言之似可請拿 上曰金寅等三人

為先推問

然慕述

反獄處分備忘記

四月二日夜三更下備忘記曰頃日實廳日次乃是國忌而汲之來會意以為若建情必有惹起鬧端之舉矣及其入侍右相問黥果以咸以完事陳達仍請令禁府因杜亦推覈可罪者罪之可放者放之予姑允可而竊訝其問黥之獨見以完有所酬酢矣繼過一日禁府堂上肆然請對

張大獄情昔之囚推者今反為鞫獄昔之定罪者今反為  
極刑一日二日使三木井頭之罪囚充滿於金吾轉相告  
引輒補面質幾盡請刑其所先後援引者亦將次第羅織  
然則王家及一邉之人其得免拷掠竄殛之科者鮮矣其  
愚弄君父與肉籍紳之狀極為痛惋叅鞫大臣以下並削  
奪官爵門外黜送閔黜及禁府堂上並絕島安置咸以完  
希功告密萬、痛駭嚴刑五次減死絕島配韓赫李時棹  
康晚恭崔格等減死邉配其餘并放未拿者并置之

特餘

傳曰承旨玉堂並罷職西所衛將假承旨差下使之舉行

前領相南九萬拜領義政朴世采拜右議政申琬拜右議  
政訓鍊大將李義徽遣宣傳官奪符申汝哲除授御營大  
將尹趾允除授柳尚運判義禁尹趾善同義禁徐授吏曹  
判書朴恭尚兵曹判書徐文重尹曹判書李世華判曹判  
書申翼相徐授李世白尹以道朴恭淳李東郁金弘福承  
旨徐授金夢臣尹德駿李寅燁玉堂除授俞集一金時傑  
李寅炳柳尚載臺諫徐授

嗣基拿鞫黜等島置

傳曰趙嗣基具格拿鞫閔黜大靜柳命賢黑山島李義徽  
巨濟鄭維岳珍島睦林一南海絕島當日押送



時一夜之間朝廷變易西人之老者或死或竄西人之少者畧在輦下而亦不能脩數且未及造朝至於衛將行假承旨事王府無堂上罪人配所不得舉行 上親定島配自易局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定也

一初脩志

傳曰予惟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何語可隱嗚呼曾母之賢不免投杼從古而難言者莫難於父子之間而易動者亦莫易於父子之間當初建儲之日緯漢之疏存起又尋有疾始丹等說噫予於前代之史畧已閱覽非不知伺間恐動之手段每出於此等處而予病恒在粗暴向時處分

之過中職由於此嘗於燕安之際平心徐察而自道曰今日建儲宗社之大計也今日臣子世祿之舊臣也如非悖理之人孰敢有一毫他意於其間者哉然則緯漢之凶計無乃得售而諸臣之本心無乃未暴耶以此常自悔恨案神明之所知又竊觀己已以後彼輩之所為因非徇私蔑公反道悖倫之事決不可與共國事今幸天誘其衷黜之與以完欺誣君父莫內縉紳之計透露無餘當此之時若以顛倒為念不思所以廓揮乾斷是過而不改也為今日懲前毖後之道正宜割斷私意痛祛疑阻開心見誠聞不諱之門納忠讜之論或有狂妄不中之言亦必優容自今

日維新期致太平咨爾羣工敬而聽之

伸靈復官

傳曰金錫胄持身不簡且其筭危有愧古人旋馬之風至  
於壬戌誣告人金重履金換之獄處事謬戾自致人言固  
有其失而朝家待大臣事體自別原其本情豈負國而然  
哉特為復官藉沒之物一出給初四

傳曰曩時論宋時烈罪狀多而其中貶君亂統之說不過  
彼輩宵持之好題目至於妄論宗廟一款尤是情外予嘗  
平心舒冤常自悔恨矣特為賜祭初六

又傳曰故領府事金壽興故領議政金壽恒故右議政趙

師錫故判書南龍翼故判府事李昇重故光南君金益勳  
洪致祥並命復官籍產還給 命放金鎮龜金鎮圭金鎮  
瑞金萬珠李彥綱同日

廢妃移處別宮

脩忘記強臣凶孽敢為伸林廢人者當以違律論斷事既  
以明白布諭中外此則專出於嚴隄防而第念自古帝王  
於此等事雖已明罪廢出而亦必參酌善處恩威并施不害  
為寬大之道也頃年有一臣以廢人移置別宮事劄上  
允可矣更又思之廢置未久世子未薨何保似此處分未  
免太遽故 今不可專無恩禮令該曹移置別宮

守直致廩等事奏酌舉行事分付

禮曹啓曰請別宮處所定也何處傳曰今茲處分倣宋仁宗廢郭后事處所定也於義宮又啓尊從儀節無可據前例何以為之傳曰今儒臣稟定

兵曹因尹曹啓倣漢元光年事供奉如法之意既已稟定矣衛將守直軍兵等當為定送摠管入直無可據前例何以為之傳曰摠管一員進去輸直

弘文館啓溯考前後史記國朝儀註則廢妃尊從節目無可考據而漢武時廢后陳氏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明宣宗廢后胡氏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議者載在史冊此出

於從厚之意也又禮記雜記曰諸侯出夫人此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註曰出夫人有罪而黜之還本國也在道直入猶以夫人之禮者致命其國云出宮時亦以夫人之禮行則今此移宮時尊從節目倣此舉行似為合宜傳曰所謂長門清寧兩宮在禁中即在闕外耶又所啓司馬相如賦曰期城南之雅宮，，即長門宮而在城南似是別宮宣德二年皇后胡氏上表讓位太后張氏憐胡氏之賢仍命入居清寧宮云似是大內

### 中殿復位

四月十日傳曰移處別宮命下之後使人致問則辭意悽

晚悔心殊切令人不覺感動予今日心亦古光宣二君之心也更命移處于西闕景福堂供奉如法而入宮時用屋轎摠官及軍兵導送等事忝酌磨鍊令該曹斯速擇日禮曹啓十六日以前皆有拘忌不至大段以此日入宮  
十二日午時前妃屋轎前後射隊分承旨都摠官兵曹禮曹堂即俱以黑圍領陪送。暉金門入闕

傳曰驍興府院君閔維重海豐府夫人恩城府夫人豐昌府夫人并復爵號傳曰既復府院君爵號又命脩肇樂儀仗者其意豈偶然哉其令禮曹消吉丹禮舉行自明日大小諸臣 中宮殿依例肅謝

復賜張氏舊號禧嬪

脩忘記邦運回春中壺復位民無二主古今通韻其收張氏王后重殺因賜禧嬪舊號以為王世子不廢定省之禮玉山府院君府夫人爵號教旨并收象燒火又傳曰廢妃玉寶下政院撞碎埋置

傳曰前頭丹禮時例有告廟頒教之舉而即今復壺位及廢置事其在有事則告之道不可不先告令該曹舉行而告廟文中以莫察忠言誤疑良佐等意措辭事分付傳曰當此有枉必伸之日既知其寃宜有哀矜寬恕之道貴人金氏特為復爵

改院啓辭會議

十三日改院啓曰臣等昨伏見脩忘記云、臣等身居近  
密遽遭此變聚首驚惶惴惴難狀由其事出君卒未暇商  
確故入直之臣不及覆奏該曹之官經先奉承致令莫重  
莫大之禮將未免草率舉行反覆思惟終有所未安者竊  
位陞黜是國家何等大事而不令大臣親承朝廷各設運  
下一紙備忘有若尋常節目之循例奉行者然此豈大臣  
人處變審慎之道哉臣等竊以為待待大臣入未及容辭  
定照後方可以無缺於大體有辭於後也伏願 聖明  
更加三思勿以成命之已下收却之已定為拘而亟召大

臣三司諸臣會設務得至當之歸 傳曰茲事重大草率  
舉行之說果為得宜依啓會議舉行

合啓睦來善權大運閔顯等

二十三日三司合啓已巳廢妃之際身為大臣袖手傍觀  
職帶三司何意朕志半日庭請暫時伏閣終歸於應文塞  
責急、奉行如恐不及案錄考出之請有若應行之典始  
禍後嗣之語查諸播告之文其時大臣權大運睦來善權  
邊安置大提學閔顯絕島圍籬安置三司睦昌明李元齡  
裴正徽鄭善鳴權珪金澍成璫沈楹沈季良并極邊遠竄  
依啓 又所啓宋時烈金壽恒閔昇重按律首發臺臣遠

竄請對諸人削黜張希載遠竄柳緯漢極邊定配

張希載謫書獄

二十四日時 上特命閔黯閔章道李義徵吳始復睦昌  
明郭翰國李樺并張希載咸以完拿鞠嚴問推鞠時以完  
指閔黯出一小紙使渠依此為之章道招以為一依以完  
所言書出崔山海在傍叅見云閔黯遁辭字諱矣  
備忘記黯之父子與希載親密之狀國人之所共知一日  
希載誘札偶然現發其書曰往見閔某則其言如此、、  
其所設計極為凶慘予尋常痛惋必欲明正其罪有此發  
問渠何敢字諱乎

希載招肉矣身往見閔黯因與酬酌之際語及浮言近未  
流行之狀閔黯以為其中一人有欲告度云、故矣身  
果不無信聽之意以閔黯之言有所齟書內達之辭  
此不過與舊嬪同氣之親故有不忍忽視無識所致有  
如此之事

更拓庚午年間 中宮殿退處私第時與貴人各出銀  
貨交結掖庭之設矣身聞於閔黯父子以齟札入於宮  
中而如此重獄年久依稀之事前招不敢直達欲倚誘  
札下示後畢陳其說云、

南九萬遂斥政院啓辭救希載刑訊

二十七日願議故南九萬始造朝登造啓曰改院之計甚是失當之大者當已巳禧嬪將陞靈位之時為其時朝臣者以禮經爭執可也及夫陞位之後名歸已定母儀一國則凡為臣子皆已事以國母矣到今又有還降之舉其在臣子之道與已巳何異以常禮言之亦當已死事之而但今日之與已巳差別者中宮殿既以當初正后再復位歸而又爭禧嬪之降歸則難免一國二尊之嫌此今日臣子所以既以復位為慶且以降歸為憾惴惴難狀驚愕未定亦不敢以有所陳白於 殿下之前者也今若以殿下處分有欠於處度審慎之道而反欲使諸臣會議以

定則是子而議母臣而議君天下寧有是理哉廟堂會議似不可舉行矣承旨朴恭淳曰此事至重至大故臣等之意竊以為廟堂不可不與聞元非更議其可否之謂而倉卒不能詳悉誤下會議二字云々 上曰改院本意欲重事體大臣之陳達如此勿為會議 上曰年前希載構誣國母作書入送於宮中曰閔某之言如此云々以此寃問于顯及希載兩賊而遁辭不服九萬對曰此事 殿下既親見發之兩賊皆當請刑而顯則曾經大臣猶難輕加刑訊且無更為寃寃之端直為賜死合於事體希載即立子之外三才血肉之刑有不忍加且若刑希載必及希嬪

若及希嬭世子必不安請勿刑訊減死酌處 上然之  
時兵判徐文重聚諸宰于敷宰府以 中殿陞黜事體輕  
遽將欲驟疏論之諸議皆以結語為難及領相造朝後皆  
潰散一說曰文重使其侄宗恭代撰而不即下筆其叔促  
之對曰題不好故文不順成云時人語曰既知題不好而  
必欲強之其意顧安在哉

偏黨論曰 中殿復位之教政院不即奉行敢有會議  
之啓乃發簡批諸僚其中或有不是更議之論於是少  
論遂歧焉歧之者既非老論又非少論故時人目以中  
論是以 中殿語極錄小論更議之論未享國母之尊

者居十六日領相南九萬後至極言更議之非羣議乃  
定若徵領相則與大北不同者幾希矣

### 嗣基正刑

趙嗣基刑十次結案正刑營救嗣基人金德遠李玄逸速  
竄閔宗道追棄柳命天安亂

### 金時傑疏斥徐文重護逆

五月間事即金時傑疏略鞠獄之設已經旬餘一向舒緩  
不得要領臣所未解者三也尹禧之所與通察者閔章道  
金元燮所援引者李三達金海成而尚不逮問以相叅覈成  
庸彬累舉金元燮之名緊批張萬春之事而不一盤問



李義徵出給銀貨李當既以直招而終不逮問義徵凡此數款俱繫緊要而徐文重或使勿書或為威喝以杖柱口使不得畢其說密囑即官延上用杖欲罪人之經覽皆文重之為也意氣豪健無少忌憚執以委官之尊金吾之長頗有異同之論開示不然之意而亦不為少沮蓋現其意殆若有所庇護而惟欲徑斃在囚兩人以了其案者然豈不異哉大抵獄情虛實獄事輕重固難逆知預覩而至於辭連之隨即逮捕要使彼此叅覈推究以明其虛輕重重者此乃獄體之當然而今也不此之為只將二囚重加拷訊惟以準次為急今此二囚者或有寃狀終亦不能自

明而寃死於桁楊之下矣豈不謬哉臣竊惟文重素稱識體例習律令而今日所為一切與法理違反者是何也臣以為今此金吾之事一委於此人則鞠獄事體終無以正而人心之疑惑終無以解也至於謀僞坤宮之人何等凶逆而置之西間任其高卧不少嚴防此示文重之兩主張而判事之力爭而不能得者也且違人問候以通懇懇供辭文字指揮刑潤雖非臣所目見抑恐有苗脉而然忠憤所激不知裁擇伏乞聖明下臣此疏於鞠廳使叅鞠諸臣皆得而見之如臣所論大違獄情下臣司敗治臣猥越之罪云云  
答曰兵判乃國家僭任之重臣也爾則不過

問事一卽官也以卽官劾重臣事體不輕而重雖有可言之地固宜十分審慎么麼一卽官乃敢挺身投死踐重臣若是其肆無于噫更化之初羣彥彙征協心共濟是予所望曾未幾何先事傾軋若此之論予本不欲觀若此之習予不願長也

中殿復位先行告廟文

告廟文曰古我 先后有夏宗祏親擇塞淵媿休京室重翟五輅六禮成秩合章淑問十載配極禮非有間情或未暴莫察忠言誤疑良佐自汲廢置每省己過人心抑鬱天意悔禍疑亡悔萌敬去明在並舉禘儀復正位禘彝章再

叙壺位如故此豈人為宗社默佑尊無二主禮豈并后宜其退讓因舊爵歸式爲明禋用亟虔告終悛洪受憑製

尹拯疏自訟

吏曹叅判尹拯疏曰臣之病瘳本情庸陋實扶病想天日既已下燭犬馬之齒又迫七十人事殆絕百慮俱灰已無當世之望久矣况復十餘年來罪累在身蓋以識見昏昧處義無狀身伏草莽害及世道自作之孽死不可贖臣誠猥越不敢覲縷而 聖鑑之下無所逃罪以此聞命感伏不敢輒以文字漸亮者意謂不待自列當有駁正不料仍因匪據至踰兩旬而舉劾未聞垂諭加勅臣誠仰慙隆眷

俯暢公說不知措躬之所也云云。答曰省疏俱悉既注  
之事不必追咎天官佐貳不宜久曠卿其並遵前旨安意  
勿辭從速上來以補不逮

吳斗寅朴恭輔贈職

吏判柳尚運啓曰人君有過舉為臣子陳疏力爭固其職  
耳不必以此褒贈而吳斗寅朴恭輔不幸先死不得與觀  
今日之慶若有隱卒之典則有光聖德。上曰西臣忠節  
可比於孔道輔吳斗寅贈領義政朴恭輔贈吏判

李秀彥吳道一兩忠

時吏判柳尚運東銓首以尹拯依向來餘套循例注擬於  
吏參都憲之望又以吳道一為吏議道一已已為清風府  
使而賢黜亨之事無辭舉行見棄士類其他向來失身之  
類一皆獎用李秀彥以都憲論道一事尚運啓奏而兩忠  
之秀彥為全羅監司道一為江原監司

黜賜死希載減死安置

合啓問黜其造謀情節畢露於希載取服之招而賢之招  
乃以出銀結交之說出於黜口黜天棄其魄不問自吐有以  
其時前。中官不惜財貨金貴人亦多智不惜財深得  
宮中歡心等語納供於更招之時雖以此言誘之於既死  
之其臣宗道而以為希載諛書中舉其父子者似因此事

請黜嚴加刑訊亟正邦刑領相南九萬奏曰閔黜自禁府  
既以判府取供不服矣若欲取服則亦當加以刑訊毋論  
國朝遠事近若許積為堅之父吳始壽彼托異國之言誣  
及先王者猶不加刑訊則今黜之所坐未必有加於二人  
而况其事之明白出於 聖明親見其札則亦不待衆證  
而可定者乎 上特命賜黜死李義徵亦賜死閔章道杖  
斃張希載自禁府推問時有嚴刑得情之命領相南九萬  
奏曰今希載移於鞠廳臣自為按獄而屢次嚴問終不吐  
款以獄體言之請刑之外無他可言然希載發書非自達  
於 殿下者必有所由上達之處今以此事刑訊希載則

其勢安得不連及禧嬪耶禧嬪今日之心以恒人之情推  
之其惶恐畏懼之心為如何而同氣之人受刑於牢獄  
而其事且連於自己則憂怖之心想必無涯素盜霧露之  
慮亦安知其必無禧嬪若是其不安則其於世子亦豈平  
安耶己已以後尊卑易位人情久鬱及至今日 聖上覺  
悟名分已定逆前百事今可勿論今因希載轉輾不安則  
日後官闈之間亦安保其雍和也故於希載不得以盡法  
仰請物情大以為拂菟皆曰希載所坐是何等極罪而乃  
可以世子至親有所容貸耶此言誠是矣守法之論臣何  
敢不服而為國家深慮過事不得不出於此矣臣且見希

載之章道所通小札事章道雖不服而希載則身為吐歎  
並與其所答之言而一、直招獨於沉入諷札事以自  
上親覽不可隱諱之意累次嚴問而欲言不言終不明白  
吐實此雖因章道父子哀乞教誘之致亦似出於慮其就  
服之後有所延及故也 上曰予意亦在於大臣所言之  
內矣希載酌處判付處之可也濟州牧減死圍籬安置  
時獄事垂畢罪人斯得希載係是君讐國賊其所沐浴  
之許不容少緩而領相每以八議之法典費容護不為  
刑訊賊括各人亦不逮捕至曰禧嬪不安世子不安世  
子不安宗社不安此是深思長慮而遂使謀陷國母之

賊倣息八年至有辛巳之變國人恨之老少之論自此  
轉激

兩賢復享文廟

時幼學宰相東進士朴洵等相繼上疏請文成公李珣文  
簡公成渾復享文廟事 谷曰曩時權奸敗契業已覺悟  
矧茲斯文係是運污隆者乎今設曹稟處 進士韓宗奭  
等疏兩臣復享為汚於聖廟云云 傳曰醜正之徒不為  
明白處分故耶說至此當初疏頭李玄冷遠配湖依林風  
珣等疏卞宗奭誣禮判尹趾善入侍曰僅配事重下詢諸  
大臣何如領相南九萬曰姑待在外大臣入來博議處之

上曰為醜正之徒所欺至於黜辱予嘗悔恨矣不必待在外大臣令該曹特為復享

復庚申勲

傳曰庚申微事廷節昭看已已為權奸所欺終至翻棄予嘗悔恨訖大臣俞復金錫胄等五人勲而廷錄無前例李師俞等六人更勿舉論

合啓睦未善事

合啓睦未善職在大臣做出不敬不恭之說指教奉命之臣請達於前席申尊云云上曰頃年李胤德疏有仁敬王石在天之靈之語未善肆照陳達曰王石用在夫二字

可惟為臣子使不用在天二字於國母子嘗痛恨其無將之心嚴鞫處斬杖議大臣領議政南九萬議睦未善事之兩爭在在不恭順與不敬不恭兩句語之間兩句文勢語意不無些少緊歇矣雖然初若直以不恭順為案則其罪亦難容貸第申厚載中度其說且有文跡之證為未善執言之地到今若以不恭不敬斷案則罪人猶不至無辭若以不恭順斷罪則自緊至歇亦似有差減之道聖上矜其耄耄之年念其驅使之久惟以天地之大德恐或一道上曰依大臣議減死薪智島楷棘府啓李玄逸拿勸吳始壽追奪

府啓洪原縣遠竄罪人李玄送 中宮殿下出殿私第之  
日投進一疏有曰不順壺彘自絕于天又曰謹其糾禁其  
所為言若是陰秘請拿問勘罪依啓 吳始壽進奪依啓

朴世采袖劄

閏五月左議政朴世采始為造朝首論希載不可不正法  
且言徐文重不可不罪乃上袖劄畧一曰廣王德姑以宮  
闈言之大分既定而新舊變易之後抑或有不能自安者  
矣左右僕從雖已斂戢而其間或不無反側不靖之徒矣  
苟能於居重處輕而開導安護之禮遇恩數量加優厚使  
微者亦得以猥罪單面以至無他閨門之內言不出外

言不入芑苴不達女謁不行則此 殿下處宮闈之仁也  
二曰尊國體自甲寅至于今朝著四度初則起於宗班代  
奠之日次則成於戚里當朝之時皆有源委矣至於已巳  
之事 殿下固憂儲嗣之深切今日之舉特察 中宮之  
冤痛獨斷於宸衷者而乃有閭巷金貨之言傳說訛謾久  
而不止至發於獄端以 殿下掩百王招前代之威德猶  
若有所未盡而朝中之措紳大夫往往或執其疑誣寃厥  
所本蓋亦有由至于今日五道益卑唯得是未側微陋者  
之徒莫不生心於富貴祖宗數百年國體那禁蕩然無存  
而 殿下亦不能達極而臨莅之使得以各售其私是以

當甲寅則惟其時一番諸臣是崇是當庚申則惟其時一番諸  
臣是崇是長及其未也及復見誅戮行於股肱大臣一聽  
所為遂成世讎今日雖為之昭雪慰諭其何益於塚中枯骨耶伏  
願深微旣往一反前為焉三日順人心己巳之事雖非出於在下  
者而舉國人心亦必歸咎於未揆蓋以當時將相非他人而乃  
獨與所謂戚里甚密故也其他曲折雖不臆料而罪之重發於變局  
之後如所謂與肉措神固己大矣聖教所及謫札與獄中  
相遺者前後符合首逆如此厥罪攸同此尤中外人心而  
以抗晚思奮必欲致法而後己雖以向來大臣為國深思  
長慮有不必訊問而於戚屬之議終未允於物情臺諫佞

臣下下較量不啻如角立相爭而又乃陳達宥釋終不以  
其故而深斥之蓋見廟堂忠慮有非常情所及要為國家  
之大計而其非是非之際所以扶人心重公論者如此則  
其他人心之不安可知也 坤聖復位之日朝士大夫以  
至深山窮谷幸皆歎欣鼓舞而乃有重宰位司馬者亟欲  
倡議上章以言之又有喉司諸臣啓請會議其所謂上章  
所謂會議是將何所歸宿耶其謂不可訊問者今已嚴問  
取疑罪人斯得而至於司馬喉司亦不宜但已幸命有司  
論其得失叅以情勢輕重而處之則人心國勢自然安順  
矣四曰消朋黨今之朋黨則百有餘年之內根蒂既固反



覆沈痼以子孫言則至于曾玄以黨類言則至于族隣以  
人數言則幾半一國以賢否言則皆有文學才能苟欲同  
以為邪則將舉其一黨而不用同以為正則將舉其一黨  
而盡用、此則彼選用彼則此退如熙寧元豐之黨不至  
於靖康北遷則不止蓋皇極之道主於好惡其正可好其  
邪可惡好惡同則邪正益明矣然主邪正則隨其或邪或  
正而將舉黨而黜陟之主皇極則當就被邊陟其正就此  
邊黜其邪黜陟止於一人而其黨自如同趨於寅協之域  
以近事言之其情不同其於害國則同蓋甲寅清濁庚申  
老少是以分而敗者也向來諸臣是又合而敗者也其分

也非有賢邪之甚懸特以論議互激而然其合也非惟無  
黨之可言特以祿位同保而然今亦未知其如何出場也  
第其老少清濁出於一時新造之勢今恐不至於轉盛而  
惟東西大分各輕屠殺之境讐惡日甚不思相容務皆一  
出則一入誓不與言同朝而共仕今無他術惟在殿下  
益臻達極之道使在廷臣隣則而像之庶盡交修之方凡  
諸前後得罪之臣苟非謀逆大辟之屬則宜降明旨示以  
悔悟之意庶幾上下幽明之間誠意感通其他諸臣亦皆  
以類而推之策礪獎進俱得其理作為大誥詳道其源流  
得失昭示中外進之以爵賞礪之以罪罰待之以歲月則安

有不羣化而順從者。或臣自少時竊慕文成公李珣之  
調劑。今且老死適逢聖際。茲敢冒死而陳之。自此立異時  
朴世采再三請南九萬。變見於希載事。九萬曰。謬見既如  
此。只當為一世罪人而已。

甲戌之初。老論不得見用。只是少論在朝。而至於首相  
之敏識。有所指難於沐浴之討。微南溪奏劄。則義理不

明天理幾總矣。偏黨錄

自有希載事以後。老少論之爭。閏日甚。朝紳章甫之上  
章。請罪九萬者。不勝紛紜。被罪者相續而猶不止。少論  
知老論所執之嚴。正不敢抵敵。而以老論不顧世子之

說相與煽動矣。丹岩

禧嬪供奉稍異疏

時南人朴珽。小北朴萬昇。上疏以為禧嬪誕生世子事體  
自別供奉。等節宜稍異於諸嬪。御右相尹䟽完亦陳疏如  
珽等之請。上不從。

坤殿復位頒教文

十八日復行。中宮殿復位。丹禮親臨受賀。大赦中外。  
王若曰。天道必復。邦命屬維新之期。坤位重陞。宗祧近無  
疆之慶。肆敷大號。誕告多方。永惟眇躬。四守在緒。災纏中  
壺。悲翟儀之早虛。卜叶名門。喜鳳飛之元吉。王妃閔氏。微

音克嗣懿範孔欽禘簪拜之節而屢進規箴滋尊章又勒  
而漸形風教祇承兩殿常持愉悅之容與經三年薰盡易  
戚之節間者之事忽焉在懷莫察忠言初因微細而貽戚  
自疎良佐置由寡昧之失曷遂使恩禮而中衰蓋嘗悔恨之  
內積粵從私茅之退就靡愆素履之淵貞雖幽鬱之未  
伸終無怨尤之意逮妾問之始接乃聞悽惋之辭因感悟  
之已深豈遷改之或靳十行昭揭咸曰曩禮之載修六宮  
驚忻不啻慈母之復覩殆天所啓非予有私乃於本月十  
八日丁酉授丹寶復位緝儀既成舊章脩舉資始資生而  
品物遂道彌光於順承治內治外而庶績凝化愈隆於協

贊方布更始之政宜推蕩垢之仁云々於戲日月並明邀  
通普歸於臨照雷雨作解鉅細咸囿於發生予言宗出於  
敷心輿情可憫於喁望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朴泰  
尚製進

朴尚訥疏論南九萬

楊州幼學朴尚訥疏略我中宮殿下復位於六年之後凡  
有血氣者莫不鼓舞感泣人心所在天意可見况處分正  
當之後為臣子者當恐奉承之不及而喉司諸臣肆然陳  
啓請為會議應行節目一併廢閣六日之後始為舉行六  
日之間中宮為喉司所抑不得為臣民之母且伏聞數

三重臣等 中宮復位之日相率具疏欲為庭爭之計而  
合議沸騰輿情憤怒至有移書峻責之人故不得上徹而  
大小唾罵至今愈激矣 殿下則復壺位於上而請臣則  
闕成命於下是臣而送君子而拒母也原其本心豈盡出  
於不臣不子而跡其所為終不免於送君拒母其與兇黨  
相去幾何且臣頃伏觀備忘記有淑英絕島定配淑正拿  
來正刑之教宮禁事秘雖未知淑英之所犯者何罪壺位  
始復之後有此教抑兩淑之罪或有所干犯於 中宮者  
耶然則其行兇逞奸內外謀孽不止於此兩淑而其時三  
司寂無一言淑正先已正刑淑英尚在定配當初罪兩淑

之備忘或謂百惡俱備或謂同惡相濟既曰百惡則鈎竅  
而不可已既曰同惡則罪名不宜獨輕况宮中府中俱為  
一體則兩淑所犯雖在宮禁不可不出付有司亂臣賊子  
必曰黨與則黜希載既以謀害 中宮論罪兩淑之所犯  
不可不雜治并覈同伏其辜 殿下既有發端之教諸臣  
獨無引法之請臣竊痛焉當復位之初行告廟禮 殿下  
既教以莫察忠言誤疑良佐之語明白措辭則為嗣臣者  
推演其旨發揮其言以明悔悟之心乃應製之體而只用  
疏論中八字全沒點化草草放過既涉可駭而且其文有  
曰自從廢置海嶺已過噫 中宮殿下以聖配聖玉度無

玷徽音益影而重為詞臣所誣謂有可省之過已告 祖  
宗之靈此臣所以痛哭欲死者也臣尤有痛心為者黜希  
載之謀害 中宮已著於 聖教中茲實送中尤為世則  
者即為 殿下中宮臣子者痛心隕首扼腕流涕就此而  
賊鉤得情狀問其黨與並正邦刑以快神人所不當一例  
解緩而今日大臣許不出此乃以黜曾經大臣希載以王  
世子至親而請勿施刑則情狀終不可得黨與終不可問  
此何獄體此何國法 殿下與中宮均為臣子之父母謀  
害 中宮是大逆也大臣之犯逆者如自點器遠皆伏法  
於先朝而今日大臣言必護大臣之犯逆獨何心哉其以

希載事議啓也哀憫於惻等語曲為其地孟子之言出於  
推己及人而引用於庇護逆賊是其心只知有希載不知  
有 殿下中宮並與亞聖而誣之可勝痛哉議親之法止  
於 中宮之親世子外屬在所不論大臣之必援八議以  
救希載是又何意也謂希載之死恐有傷於儲宮則此又  
有萬一不然者薄昭死於漢閔無咎誅於我朝今希載雖  
致法有何毫傷於儲宮哉 中宮是世子之母希載謀害  
中宮則乃為世子必討之賊而大臣乃不為世子請討謀  
害 中宮之賊其為希載地則至矣其所以待 中宮世  
子者何如也雖然希載即一中間聽受之類而已至於經

營緩討以謀害 中官者黷實為之而一黷雖誅百黷漏  
網矣豈非失刑之甚者而大臣之獨排輿論且排眾怒發  
死力而爭之以為塗一時耳目之計抑獨何也伏願 殿  
下思所以大警動大振作發號施令勅勵羣工同德同心  
大小協力惟以明彛倫為今日第一義也 中官受誣之  
事勿曰黷是大臣勿曰希載為世子至親一從王法嚴加  
鞫問以得其情云々

傳曰噫故在草野本非國家美事矧今中虛復位奸黨逆  
裔國是既定懲討已嚴則又非一儒生之續々陳疏妄  
有所干預者也夫天下之事一主於快活而鮮有得其

中者喉司之陳啓詞臣之撰述斷無他意予所洞燭而乃以  
臣子不忍聞之說抑勒旬斬至於正淑等之處罪元非  
干涉壺位者則未知所謂鈞囊則何事也至若難問蓋廢  
等說則隱然語逼寡躬實無顏面以臨於民上也噫當已  
已出就私笄之後黷之矯誣為言造言沉入之罪希載聽  
受傳說之狀固昭著難掩而若其難問於君父而蓋廢於  
未廢之前則非但無一毫近似者後漢光武皇明宣武之  
世未聞有此等說話願予涼德縱不敢擬議於二君而試  
以更張之初布告中外之備忘辭意觀之足可知寡昧之  
本心而尚綱之獨不信君父之明教必欲臆逞情外擬之

於不當擬之地辭氣之間全不稱停極為駭然所以罪狀  
大臣者無所不至噫希載之罪不是暗昧則寧有容貸之  
心耶此斷非曲為希載地也抑有說焉若使希載之事轉  
轉世子大不安于心則到此境界大小臣子惶恐因措已  
不可言而父子之至情其果安乎不安乎噫國母之受誣  
誠不可不辨而世子一國之本父子五倫之首尚綱亦一  
臣子而於此莫重之二大義略不動念惟汲汲論議者抑  
獨何哉

金夢臣疏斥朴尚綱

應教金夢臣疏略臣於病伏中得聞楊州幼學朴尚綱疏

本語意陰險將敗國事其用意誠可謂不仁也臣請條陳  
向來諸臣臨事做錯之失並及尚綱個人危險之情狀以  
備 聖明裁察焉頃日 中宮復位出於羣下千萬夢寐  
之外其孰無歡喜慶忭之心而事出倉猝羣情恟忪或疑  
殿下舉措之輕遽亦慮舉行節日之未盡者故其時三司  
諸臣亦皆有陳疏勉戒之意獨其喉司之啓先徹而中止  
際大意則與喉司無異同而特其無會議等語而已也若  
論其情臣等三司諸臣均有其罪今此尚綱之疏專致喉  
司至於六日之間 中宮不得為臣民母此言何為至哉  
實是萬之情外也其時在廷重臣只有徐文重一二人而

文重本來見識未到論議麤故當大事莫知攸措違  
奔走至欲倡乖縉紳陳疎力爭則此誠失着之大者若貴  
之以無識則文重亦當伏罪而至日以逆君拒母與凶黨  
相類必不甘心况其侄宗恭隨其議而同會朴恭尚聞其  
幾而進行俾得挽止則有何大罪而一并驅入於無狀之  
科抑獨何心且告君之辭明白直陳不至眩亂聰明事體  
當然沒其姓名只補數三重臣欲君父舉諸臣而並疑之  
臣竊痛之也洪受濫之製進祝文平心者過則語意脉絡  
元無侵逼 中宮之事設令受濫意且在推演聖教中悔  
心殊切等語作為一句此不過文字間差誤之小過而必

欲摘抉歸之誣 中宮因測之地此誠急於陷人而不自  
覺其自陷於誣中宮之罪也罪人閔黜即臣伯父故恭  
判始振之女婿也法有應避固不容咏而至於希載則國  
人皆曰嚴鞠而勘罪云則此可見公議今此尚詞疏中議  
親之法止於 中宮之親世子外屬在所不論希載之謀  
害國母其於世子乃為必討之賊云者可謂辭正義明而  
莽其意不但在就事論是非而已實欲誣毀大臣俾不得  
安其位其為情狀萬一痛駭也大臣筵中所達若謂引喻  
失當慮之太過則猶或可也大臣素以剛正著稱言人之  
所難言南遷北謫不度所守則到今七十之年榮位已極



更有何顧瞻之念為希載排輿論犯衆怒發死力而爭之  
負 殿下中宮哉大臣可謂孤立無黨而尚詞斥之以朝  
臣為大臣所壓制有若論罪古權臣把朝柄者然此則誠  
大臣之至寃也改紀之初承召諸臣莫不欲效忠貞之節  
為國家死而不幸浮議間起執其無情過差之事恐動草  
野無知識之人誣辱諸臣至於尚詞之疏而極焉伏願  
殿下明示好惡以正國是云々 答曰深斥浮議之為害  
憂國捲々之忱溢於言表予甚嘉歎

敦諭南九萬

姜敏著疏後領議政南九萬逆還鄉廬 上別諭曰頃日

罪尚綱之批業已明下快亦則苟有忠君愛國之心唯當  
上體予意下念時事扶持保合之不暇而敏著無狀底人  
改頭換面百般搆捏畧無顧忌至於浸斥臺閣專在於中  
傷大臣其所設計尤為慘毒致令相臣屢遭狼貝諸臣皆  
懷不安似此舉措實未前聞如使主威有所鎮服則何敢  
指喉無識鄉儒再三嘗試必欲角勝若是其無嚴哉然則  
今日敏著之疏不但在於驅逐大臣宗是慢悔君父也  
噫為人上者受悔至此而既不能快施肆市之典反令股  
肱之臣相縉奔遑只足以中其計古今天下安有如許國  
體乎予恐若此不已亂亡無日也卿之心事斷々無他不

惟予所洞察亦可質於神明則意外橫逆何足介懷抑莞  
思想日深一日卿或莫之改圖予當決意親迎不容但已  
也

農岩金昌協與俞寧叔書曰彼一介窮措大雖直請流  
放竄陞夫孰能禁之獨奈何橫加臆逆指說疑似一則  
曰此豈一卿伎所為二則曰此豈一卿儒之所為彼現  
其意殆若有一種陰邪之徒竊伏傍伺欲逞其志尋得  
一無賴鄉儒慙息指嗾而為此者然未知此果何所指  
耶豈指所謂少論者而言耶老論者而言耶抑非少非  
老而自有所指耶以為指少論也則少論之不為此三

尺童子皆信之以為別有所指也則非少非老之間未  
知更有何人而其言又汗漫而不別白似非指一二人  
者然則得無歸於老論者耶前者金時傑之疏聖心已  
以傾軋疑之又以沒把捉之說眩亂於其間 聖上何  
能無疑惑耶而所謂歐一半士類而歸之於險邪不逞  
之科者其不以此乎然在今日尚所謂彼之空言者耳  
使他日時移事變而黥賊餘黨執此為契券以藉口而  
逞憾則其禍豈獨止於敏著輩而已耶今之攻斥敏著  
者既已自占便地其執有必安而無危有必利而無害  
如此亦已足矣何必更驅他人納之於畧獲陷穽之中

然後為快也且諸公何不致斥疏伐之風稜氣力移之於明大義討亂賊獨於一介窮措大古人所謂怪鬼輩者輒群起仇視揚臂功齒若鷹鷂之逐鳥雀者何也其亦可歎也已

南雲路荅朴玄石紀叔書曰即今儒疏所執兩司所爭關係至大義理甚正小生雖極無狀而亦宜全昧此義而真所苦心憂畏者亦非小事至今猶未知必無此理今雖欲度真前見請浸公論何可得乎今人皆責小生以憂其不當憂然項日備忘記有曰若使希載伏法事端轉輒世子大不安于心則到此境界大小臣子惶恐

同措已不可言而父子之至情其果安乎不安乎云并昨三司請對時上教以為天下之事度無窮前頭若有無限難處之端則善處為難不若慎之於始決不可從云、以前後聖教觀之則宮中事勢似實有不得不然者不承此教之前小生既言不可刑而既承此教之後反從請刑之論不亦重難乎

韓重赫獄事結末

是時中殿復位黯等顯戮呂用舊臣次第還朝皆以謂夫春澤韓重赫等諸囚即黯所欲殺者不可為達德報仇宜不深究右議政尹趾完初登筵陳達咸以完所告諸囚

不可不按問 上舉康晚恭等所供曰此非謀逆何必按問趾完進曰 中殿復位自上一朝覺悟斬然存之光明正大如日月之更若如晚恭所言此何等事渠敢圖之圖之又敢於何所 上為之改容

七月領義政南九萬累命近侍敦召至是八城也左議故朴世采出迎東門外九萬出示袖劄曰今承特恩不得不入而必誅韓重赫等然後國體可重故具劄欲袖進於榻前台既同列故不可不先示世采大驚失色曰如此則將置春澤於何地九萬曰春澤之罪與重赫一而二而重赫則既有手筆之見露於鞠廳春澤則姑未發於文書者故

雖不得並請正罪而何可願藉於春澤反不得顯戮於重赫乎世采撫然而還

領議政南九萬登筵袖劄略曰昔在甲寅 殿下初即位而富於春秋積榘出入禁中威行掖庭而交結外朝為羽翼羣下莫不為之寒心故清城府院君金錫胄以肺腑之親居本兵之地始有訶察之事庚申以後亦不無此事雖鉤得一二凶徒隱伏之狀其眩亂人心虧傷世道可勝言哉然其心雖曰願忠於國其事固宜見斥於公議及至己巳變更之後其時當國者以訶察為前人之極罪加以以陰刑酷律不可勝記而及今閔黯又誘咸以完上變張大

蔓延將舉一世一半人盡驅入於罟網之中幸賴天日之  
明不得售其魚肉措紳之計而自陷太戡然此蹊延一開  
之後覆轍相尋仍成風習若不痛絕此風一變前習則國  
必莫之救以滅其在今日為第一件大事惟在於此廷之  
一掃而去之去之之道不但在於嚴覈成以完而已至於  
康晚恭崔格李時檜韓重赫四人之罪亦宜明白區處使  
一國之人曉然皆知其情犯之輕重然後方可以快衆心  
服羣情何以言之當初以完所告中諸囚就服者乃是晚  
恭格時檜三人而皆以圖復坤位為結按此何等事而渠  
輩敢畜耶其圖之云者將欲畜之於何所耶以云麼無賴

之賤士乃敢生心於此事毋論所執之如何其罪可得以  
容貸耶人心世道至於如此國勢安得以不卑羣情安得  
以不至於波蕩乎雖然此則渠輩猶自依托於大義至於  
晚恭等結案中所謂任臺韓構議迎海上真人之說非問  
目中所問而渠自置對若以其事為宗則並與任韓而論  
以大逆若以其事為虛則誣人以大逆之罪亦不可免此  
以亂之則國何以為國人何以為人耶獄官雖有前後之  
變易朝廷自是一朝罪犯如此而止於汎竄國之疑惑豈  
不滋甚乎且念 殿下今日舉措乃是千古之所無羣下億兆所以

歡欣踊躍者非但以中殿之復位為慶幸尤以殿下所作為光明決斷如日月之更無纖毫之翳為大幸若果如晚恭諸人之言則是中壺之復不能無一分得助於晚恭等也其為聖德之羞辱果何如也黜之欲殺晚恭等者以其復坤位之有害於渠背也今之欲殺晚恭等者以坤位之復為渠等之所當云者辱及國家誣歸上躬故也前後罪名雖曰相似而用法之意宗若天壤何得以襲前人所為疑哉請治重赫革鞫其虛宗快正王誅為聖上解中外之惑疑為坤殿明復位之正大為士大夫洗千古之羞辱是所謂尊朝廷於日月之上者也荀曰上善之後因人言危相

翌年南九萬復拜相時韓重赫輩猶未正法九萬又疏言蓋自甲寅以來朝廷變易者屢矣其禍亂之構則皆知其根抵於黨論而其翻覆之機則或言黃緣於廷路是以前其險少害良善者固不足道雖在法當誅者罪人心亦未嘗自服輿人之誦亦多竊議以此鈇鉞亟行於公卿而紀綱愈不立處分每新於朝廷而人心愈益疑黜陟靡常禍福無間賤人指高位有如蓬旅之傭夫遐荒視流竄皆若湘潭之卧龍世變風習於重赫事可以見之矣重赫乃乳臭一狂童亦敢生意於私聚銀貨於以為操縱國命以此朝廷雖有千古之盛舉噶啗之言先

已陳布於遠外臣誠誦之至按獄之後訊問罪人鉤  
檢文按始得重赫等情狀其所以為坤官復位之計者  
乃在於擬銀參希載之家而所費之貨則盡歸於娼女  
酒肉鞍馬衣裘之費其為人虛妄作事之乖悖至於如  
此本非有意於大義行貨於他廷昭々可知也有司  
例問淹延時月今之議者或曰重赫之心在於為坤官  
復位乃是大義所在其他過惡不可深罪云噫若以重  
赫為義舉則是真以為有功於復位也然則復位盛舉  
其將置 幾下於何地乎而况萬々無此理者乎議者  
且曰重赫乃黥之所欲殺今不可為黥快意云黥之所

坐在於憑依此事欲魚肉縉紳重赫之罪在於疑亂人  
心辱及聖躬情雖不同法當無別何可低昂於彼此出  
入於左右也云々 韓重赫竟拷死金春澤減死齊州  
安置康晚恭崔格李時檜等減死邊配咸以完以希功  
同上減死島配

### 宮家折受

乙亥二十一年正月左相柳尚運啓各宮家折受事曰每  
宮二百結折受乃是定式而今則過限者多若於二百結  
定限之外盡為葦罷自朝家量給米布銀貨使該宮自備  
庄土得以成樣則好矣 上從之仍曰此後永勿折受可

也

丙李復官旋寢

先時己巳被禍諸人甲戌盡命復官。高者賜祭而惟翔及師命不為舉論至是行疏決玉堂閔鎮厚陳翔事請詢諸臣。皆以為翔欲奪田庄立證淫獄之說人皆稱寃。師命則功過相準皆命復官禮曹判書朴恭尚疏曰李師命李翔之事其時按獄諸人乘時逞志窮極慘毒到今稱寃有以致之也然獄事初無明白辨覈之端輕先復官安得無是非之議乎云云。荅曰昨年更張之初被譴諸臣一並復官此無非慘被宵人之毒正至寃極痛之故可以

快伸公議而至於李師命李翔之事於予心終有所不快。蓋李師命之復官雖非出於罪犯之可伸而茅洪致祥之當初復官倫忘中非曰無罪蓋念貴主母我負人之義則師命身負重罪混同復官實無更據李翔之負犯亦非細故向時之人乘時逞憾雖不無慘刻之事而不可以此容恕故終始堅執不自揔攬之說案中予病此兩人復官之命並令還叔。

業同獄事

丙子二十二年四月張氏父母墳在老西郊延曙驛春間有向世子咀呪埋函之事石物亦有破碎處張家呈楊州



特出立旨至是生負姜五章上疏曰伏聞禧嬪張氏先隴  
在於西郊延曙地忽有作變墓道者撞破其碑碣潛埋凶  
穢之物於其塚中云未知其何人所為而萬口騰說有耳  
皆聞孰不膽栗而心寒也哉今我中宮殿下雖托世子  
為己子其誕育者張氏也東宮血脉亦自其墓相續則今  
此作凶者正是國賊不可以尋常妖惡之罪之云云  
上大驚親臨鞠問埋凶時有一獅牌落於墓前即兵判申  
汝哲奴應先之獅牌也應先為先推問則供以渠之上典  
屢為京兆尹黃綠京兆下吏多成獅牌預備閻失之弊矣  
渠之酒伴或有請借者則許借之此外無所知所謂借牌

者數人拿覈則皆稱寃不服於是應先及借牌者皆斃於杖下  
而獄罷仍命詞捕正犯矣有告張奴業同取跡可疑者拿  
業同而問之則可疑之端多所綻露領議政南九萬左議  
政柳尚運右議政申翼相等入對請勿問上許之蓋明  
知此事出於張氏九萬等恐其事端之盡露必欲掩護故  
也上既許勿問則尚運稱以不勝感激稱謝而退於是  
館學儒生上疏直斥三公護送之罪三公皆屏退城外三  
司諸臣又請對力爭上始覺悟而許之命遞三公以左  
叅贊尹趾善特拜右相使之設鞫業同初稱其上典使渠  
往見墳山曰必有可疑之事及往見之埋凶果狼藉又有

獅牌落地云、又問汝上典何以預知有可疑之事耶某  
同始以埋函諸人發告其一即希載外四寸金是稅稱名  
人其餘皆武弁及中人輩也各人等皆箇、承款而皆以  
為主謀者李弘勃弘勃即義徵子也義徵己巳以後連為  
兩局大將甲戌以罪賜死者也蓋弘勃以怨毒之心欲移  
禍於老論以報私讐而汝哲在武弁中以老論見稱故為  
此計也弘勃不服與諸囚面質則語屈低首不能答而猶  
不服刑訊過十次歷膝烙刑各數次而死諸囚之供以為  
張墳慰安奈文使金恭淵製之恭淵即德遠子夢陽之孫  
也姜五章陳阮時覓出五章者蔡悒胤也製疏者尹宗緒

也宗緒即尹善道之孫也埋函諸罪人皆伏法之後趾善  
白於 上曰宗緒悒胤等所坐不闕於行凶請令禁府治  
之而罷鞠廳 上從之宗緒等下禁府受刑幾次減死定  
配悒胤與趾善為親切故人或疑之 上初甚驚恚及盡  
獨事狀之後切痛張氏之奸凶自是不復至其所居之宮  
後官例有逐日問安兩殿之例而張氏甲戌以後深懷狠  
毒一不行問安之禮云 丹巖  
說事

六月薛學儒生李世春等上疏略曰日者姜儒之疏縶入  
木偶之窀始出展幾因此而鉤得正犯少洩神人之憤而  
今日按獄者輕過吐實之賊口面慢參鞠之諸臣蒼黃會

夜顛倒請對同聲衆証者謂之無證面質語窮者謂之無實曲護國賊急請放猶恐賊情之盡露凶謀之畢吐者抑何義理耶嘻噫凶人之陰結賊臣謀害國母之賊力戰公議必欲私貸而後已國人之憤三載積鬱而此則曾以為世子番安為言而今此向世子埋凶壓禱之劇賊不思所以畢竅情狀具刑腐磔黜伸救於一國人情之外而亦惟曰為世子深遠云爾耶嘻噫我 陛下視如股肱舉國專聽者惟彼大臣一人而去歲臣節既止於私貸國母之讐賊今年相業又極於故縱春宮之盡賊前後為世子深遠之慮一何與三綱五常每每相反耶伏願 陛下嚴

覈埋凶之賊以振王綱克正護逆之罪以洩輿憤云  
八月初學李顯命疏畧嗚呼謀害國母何等凶逆而詭曰欲安世子力戰公議必欲私貸凶賊此實秦檜林甫之所未有也况此做像木人歷盡春官亦何等惡逆而乃敢詭謂深長慮而只顧一身之利害遽率萬世之刑章此亦秦檜林甫之所未為也而今日所謂大臣忍為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噫希載事則藉其為世子地至於業同事是亦為世子地耶曲護其主之不足曲護其奴當其鞠獄方張之日經放於端緒既覈之後全昧義理只循私意自不覺其護逆之歸未知如此輩可做相業耶 聖母復位之

初噫彼怪鬼輩大有不悅之心聚會一處構䟽欲爭為一  
宰所斥而止之云此非特東宮之罪人案是天下之罪人  
伏願 殿下亟正護送之罪快施天討云々

